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文選卷五十一

梁昭明太子蕭統編

唐李善呂延濟劉良張銑呂向李周翰註

論一

過秦論善曰應劭曰賈誼書第一篇名也言秦之過此第一篇也

賈誼

秦孝公據殽五臣本作崤函之固擁雍州之地善曰韋昭曰崤謂二殽函函谷關也史記張良曰關中左殽函右隴蜀　濟曰秦至孝公益彊盛故先述之崤山秦塞也函谷關名擁據也君臣固守以窺周室有席卷天下包舉宇內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善曰春秋握誠圖曰諸侯氷散席卷各爭恣妄張晏曰括結囊也言能包含天下也周易曰括囊無咎無譽　良曰周室天子之國也括盛也猶囊盛而結之八荒八方也言皆盡欲取之當是時也商君佐之內立法度務耕織修守戰之具外連衡而鬭諸侯善曰戰國策蘇秦說惠王曰始將連橫高誘曰合關東從通之於秦故曰連連橫文穎曰關西為橫衡音橫　銑曰商君衛鞅也說孝公而封於商號為商君關西連兵曰衡諸

侯謂關東六國於是秦人拱手而取西河之外善曰李斯上書曰孝公用商鞅之法獲楚魏之師舉地千里曰拱手取言易也西河魏地名　向孝公既沒惠文武昭善曰史記曰孝公卒子惠文王立卒子武王立卒立異母弟是為昭襄王也　濟曰沒死也惠王文王武王昭王也蒙故業因遺策南取漢中西舉巴蜀東割膏腴之地收要害之郡善曰李斯上書曰惠王用張儀之計西并巴蜀南取漢中東據成皐之險割膏腴之壤　濟曰漢中巴蜀皆地名舉破也膏腴土田良沃也要害山川險阻也諸侯恐懼會盟而謀弱秦不愛珍器重寶肥饒之地以致天下之士合從締交相與為一善曰文穎曰關東為從張晏曰締連結也徙帝切　良曰盟誓約也　銑曰締

結當此之時齊有孟嘗趙有平原楚有春申魏有信陵也善曰史記曰平原君趙勝者趙之諸公子也又曰孟嘗君者名文姓田氏又曰春申君者楚人也名歇姓黄氏又曰魏公子無忌者魏安釐王弟也為信陵君此四君者皆明智而忠信寛厚而愛人尊賢而重士約從離横善曰言諸侯約為從欲以分離秦横也關東連兵曰從言關東諸侯為約離散秦之衡也兼韓魏燕趙宋衛中山之衆向曰於是六國之士有甯越徐尚蘇秦杜赫之屬為之謀善曰吕氏春秋曰齊攻廪丘趙使孔青將而救之與齊人戰敗齊人得尸三萬以為二京甯越謂孔青曰惜矣不如歸尸以内攻之彼得尸而府庫盡於塋此之謂内攻之然甯越趙人也徐尚未詳戰國策蘇秦說惠王曰始將

連橫呂氏春秋曰杜赫以安天下說周昭文君昭文君謂杜赫曰願學所以安周高誘曰杜赫周人也　向曰韓魏燕趙宋衛中山皆國名　翰曰六國韓魏燕趙齊楚也

齊明周最陳軫召紹滑樓緩翟亭的景蘇厲樂毅之徒通其意善曰戰國策齊明謂東周君曰臣恐西周之與楚韓齊令之為已求地於東周也高誘曰齊明東周臣也戰國策曰齊令周最使鄭立韓擾而廢公叔周最患之高誘曰周最周君之子也仕於齊故齊使之也字林曰最才句切戰國策秦王謂陳軫曰吾聞子欲去秦而之楚信乎軫曰然高誘曰陳軫夏人仕秦亦仕楚也韓子干象謂楚王曰前時王使召滑之越五年而能成之史記范環對楚王曰王前嘗用召滑而郡江東滑音依字戰國策曰秦王伐楚魏王不欲樓緩謂魏王曰不與秦攻楚楚且與秦攻王王不如令秦楚戰王交制之高誘曰樓緩魏相也翟景未詳史記曰蘇秦之弟厲

因燕子而求見齊王齊王怨蘇秦欲囚蘇厲燕子爲謝遂委質爲齊臣又曰樂毅賢而好兵爲魏昭王使於燕燕昭王以客禮待之樂毅遂委質爲臣燕昭王以爲亞卿也

吴起孫臏帶佗駝兒良王廖留田忌廉頗趙奢之倫制其兵善曰史記曰吴起衛人也聞魏文侯賢事魏文侯以爲將又曰孫臏生阿鄄之間臏亦孫武之後也田忌進孫子於齊威王帶佗未詳呂氏春秋曰王廖貴先兒良貴後此二人者皆天下之豪士也兒五兮切戰國策曰韓魏之君朝田侯鄒忌爲齊相田忌爲將使田忌伐魏三戰三勝高誘曰田侯宣王也史記曰廉頗趙之良將也趙惠文王廉頗爲趙將伐齊大破之又曰趙奢者趙之田部吏也秦伐韓趙王令趙奢將而救之

嘗以什倍之地百萬之衆叩五臣本作仰關而攻秦善曰孔安國論語注曰叩擊也叩或爲仰言秦地高故曰仰攻

之 良曰言諸侯地與兵於秦什倍百萬仰關函谷關高故云仰攻也 秦人開關而延敵九國之師逡巡而不敢進 善曰九國謂齊楚韓魏燕趙宋衛中山也逡巡史記作遂巡 銑曰九國謂六國及中山宋衛也 秦無亡矢遺鏃之費而天下諸侯已困矣 善曰李巡爾雅注曰鏃以金為箭鏑也 於是從散約解爭割地而賂秦秦有餘力而制其弊追亡逐北伏尸百萬流血漂櫓 音魯 善曰韋昭曰大楯曰櫓左氏傳曰狄虎彌建大車之輪以為櫓 濟曰軍敗曰北百萬言多也櫓大楯言流血漂之 因利乘便宰割天下分裂河山彊國請伏弱國入朝施及孝文王莊襄王享國之日淺國家 善本無家 無

事善曰史記曰昭襄王卒子孝文王立卒子莊襄王立公羊傳曰桓公之享國也長何休曰享食也及
至始皇奮六世之餘烈善曰張晏曰孝公惠文王武王昭王孝文王莊襄王翰曰自孝公至始皇六世矣烈業也振長策而御宇內吞二周而亡諸侯善曰策所以馬箠也說文曰振舉也史記曰始皇滅二周置三川郡濟曰時周分為二稱東周西周始皇吞之而并滅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執敲苦交扑浦木以鞭笞天下善曰臣瓚以為短曰敲長曰扑說文曰敲擊也良曰履至尊謂稱始皇帝也敲扑擊捶也威振四海南取
百越之地以為桂林象郡善曰音義曰百越非一種若今言百蠻也史記曰始皇略取陸梁地為桂林象郡韋昭曰桂林今鬱林象郡今日南銑曰言破南越分為此二郡也百越之

君俛首係（計）頸（善本作頭）委命下吏（向曰俛低也係頸自係其頭委命下吏言任性命於獄官也）乃使蒙恬北築長城而守藩籬却匈奴七百餘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馬士不敢彎弓而報怨於是廢先王之道燔百家之言以愚黔首（善曰史記李斯曰請廢博士官所職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詣守尉雜燒之又曰秦更名民曰黔首　銑曰百家言經史之類也秦命民曰黔首）隳（五臣本作墮）名城殺豪俊（善曰應劭曰壞城恐復阻以為已害　向曰墮壞也）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陽銷鋒鍉的鑄（善本作鑄鍉）以為金人十二以弱天下之民（善曰如淳曰鍉箭足也鄧展曰鍉是扞頭鐵也史記始皇收天下兵聚之咸陽）

以銷鋒鍉為鍾鐻金人十二重各千石置宮庭中鍉或為鐻音巨　翰曰兵戰具也咸陽秦所都也鋒鍉兵刃也弱天下民謂去其兵器也

然後踐華為城因河為池

善曰服虔曰斷華山為城美大之也晉灼曰踐登也　濟曰登踐華山以為城因河水以為池取其高深廣大而言也

據億丈之城臨不測之谿以為固

良曰疊上文也十萬曰億不測言不可量測也

良將勁弩守要害之處信臣精卒陳利兵而誰何

善曰誰何問之也漢書有誰何卒如淳曰何謂何官也廣雅曰何問也　銑曰何問也言誰敢問

天下已定始皇之心自以為關中之固金城千里

善曰金城言堅也史記張良曰關中所謂金城千里天府之國也

子孫帝王萬世之業也

善本無也字善曰史記秦始皇曰朕

為始皇帝後世以計數二世三世至于萬世傳之無窮 向曰金城千里取其堅固而廣大也始皇既沒餘威震于殊俗 濟曰沒死也殊俗遠方也然而陳涉甕牖繩樞之子氓 善本作甿隷之人而遷徙之徒也 善曰史記曰陳勝字涉陽城人勝為王號為張楚西擊秦禮記曰儒有蓬户甕牖韋昭曰繩樞以繩扃户為樞也如淳曰甿古文氓氓人也 良曰樞户樞也謂以甕為牖以繩繫户氓隷賤稱遷徙之徒謂涉為戍漁陽之徒也言涉至微賤也材能不及中庸 善曰方言曰庸賤稱也言不及中等庸人也 銑曰庸常也言不及中常之人非有仲尼墨翟之賢陶朱猗頓之富 善曰史記曰范蠡之陶為朱公以為陶天下之中皆諸侯四通貨物所交易也乃治產積十九年之間三致千金孔叢子曰猗頓魯之窮士也耕則常飢桑則常寒聞朱

公富往而問術焉公告之曰子欲速富當畜五牸乃適河東大畜牛羊于猗氏之南其滋息不可計以興富猗氏故曰猗頓也　向曰陶朱公猗頓皆富人也言涉不賢又不富　躡足行伍之間俛起阡陌之中　善曰如淳曰躡音疊音義曰俛音免如淳曰時皆卑屈在阡陌之中　翰曰言在兵行伍而起於道路謂涉行至蘄遇雨不得已而舉事也躡足驅馳也俛下也阡陌道路也　率罷弊五臣本作疲散之卒將數百之衆轉而攻秦　濟曰時兵皆疲於行役而逃散也數百言少也　斬木為兵揭竿為旗　善曰埤蒼曰揭高舉也巨列切莊子曰揭竿求諸海也　良曰斬木為兵器而無鋒刃揭舉竿為旗而無旌幡也　天下雲會而嚮應贏糧而景從　善曰莊子曰今使民曰某所有賢者贏糧而趣之方言曰贏擔也音盈　銑曰如雲之會如嚮之應贏糧擔軍

糧也景從如影之隨形也山東豪俊遂並起而亡秦族矣向曰自涉之起封建諸侯高祖入關破秦竟始於涉也且夫天下非小弱也雍州之地殽五臣本作崤函之固自若也翰曰秦兼有天下所以非小弱也自若自然也陳涉之位不尊於齊楚燕趙韓魏宋衛中山之君也鉏櫌憂棘矜巨巾不銛息鹽於鉤戟長鎩所介也善曰孟康曰櫌鉏柄也爾雅曰棘戟也言鉏柄及戟槿也槿巨巾切如淳曰鉤戟似矛刃下有鐵橫上鉤曲也說文曰鎩鈹有鐔也濟曰櫌鉏柄也棘矜戟也以鉏柄為之銛利也鉤戟鎩皆兵名謂九國時兵器也讁戍之衆非抗於五臣本無於字九國之師也善曰通俗文曰罰罪曰讁丈厄切良曰讁戍謂涉戍漁陽也抗敵也深謀遠慮

行軍用兵之道非及曩時之士也善曰史記曰賢人深謀於廊廟論語曰人無遠慮必有近憂銑曰謂不及六國之將相然而成敗異變功業相反試使山東之國與陳涉度長絜大比權量力則不可同年而語矣善曰莊子曰大樹其絜百圍司馬彪曰絜匝也下結切向曰謂六國滅而涉盛也翰曰山東國謂六國也絜圍也然秦以區區之地致萬乘之權招八州而朝同列百有餘年矣善曰鄧展曰招猶舉也蘇林曰招音翹良曰招舉也九州之數秦有雍州餘八州皆諸侯之地朝同列謂六國諸侯嘗與秦為列國皆使朝服也然後以六合為家殽五臣本作崤函為宮一夫作難而七廟隳五臣本作墮身死人

手為天下笑者何也善曰春秋考異郵曰君殺妻誅為天下笑濟曰一夫謂涉為首唱也天子七廟墮壞也死人手謂秦王子嬰為項羽所殺也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

非有先生論善曰漢書曰朔又設非有先生論良曰非有謂無有也言無有此先生而假立之以仕吳之事而明君臣之義以諷焉

東方曼倩善本作倩

非有先生仕於吳進不能稱往古以廣主意退不能揚君美以顯其功默然無言者三年矣吳王怪而問之曰

寡人獲先人之功寄於衆賢之上夙興夜寐未嘗敢怠也銑曰先人先祖也衆賢羣臣也夙早也興起也怠惰也今先生率然高舉遠集吳地善曰率然輕舉之貌　向曰率然猶忽然也高舉者欲之也將以輔治寡人誠竊嘉之體不安席食不甘味目不視靡曼之色耳不聽鐘鼓之音虛心定志欲聞流議者三年于茲矣善曰呂氏春秋曰越王欲致必死於吳身不安枕席口不甘厚味目不覩靡曼耳不聽鐘鼓三年苦身勞力高誘曰靡曼好色也流議猶餘論也　翰曰嘉善也靡曼好貌也流議猶餘論也今先生進無以輔治退不揚主譽竊不善本無不為先生取也善本作先生不取也蓋懷能而

不見臣 善本無臣 不忠也見而不行主不明也意者寡人殆不明乎 濟曰殆近也 非有先生伏而唯唯 良曰唯唯敬聽之辭也 吳王曰可以談矣寡人將竦意而覽焉先生曰於戲可乎哉可乎哉談何容易 善曰於戲歎辭也於音烏戲音呼可乎哉言不可也言談說之道何容輕易乎 銑曰竦正也於戲嘆也可乎言不可也再言之者所以言談之難何得輕易而為之 夫談者有悖 蒲忽 於目而佛於耳謬於心而便於身者 善曰韓子曰聖人之救危國以忠佛耳字書曰佛違也佛扶勿切 銑曰悖逆佛違謬反也 或有悅於目而 善本無而 順於耳快於心而毀於行者非有明王聖主孰能聽

之矣吳王曰何為其然也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善曰論語孔子曰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先生試言寡人將覽于直（善本無于直）焉先生對曰昔關龍逄深諫於桀而王子比干直言于紂（善曰尸子曰義必利雖桀殺關龍逄紂殺王子比干猶謂之必利也）此二臣者皆極慮盡忠閔（五臣本作愍）主澤不下流而萬民騷動故直言其失切諫其邪者將以為君之榮除主之禍也（翰曰愍傷也騷動不安也）今則不然反以為誹（方未）謗君之行無人臣之禮（善曰如淳曰漢書注曰誹非上所行也）果紛然傷於身蒙不辜之名戮及

先人五臣本作於人為天下笑善曰鄭玄禮記注曰戮猶辱也故曰談何容易濟曰紛然多貌蒙被無罪見殺之名也戮辱也是以輔弼之臣瓦解而邪諂之人並進春秋考異郵曰瓦解土崩遂及飛廉惡來革等善曰史記曰中潏生蜚廉蜚廉生惡來父子俱以材力事殷紂說苑子石曰費仲惡來革長鼻決耳崇侯虎順紂之心欲以合於意武王伐紂二子身死牧之野良曰飛廉善走者也其子惡來革多力俱事於紂也二人皆詐偽巧言利口以進其身善曰論語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又曰惡利口之覆邦家陰奉彫琢刻鏤之好以納其心務快耳目之欲以苟容為度遂往不戒身沒被戮宗廟崩弛國家為墟殺戮賢臣親近

讒夫銑曰弛廢也言國滅為墟也詩不云乎讒人罔極交亂四國此之謂也善曰毛詩小雅文也鄭玄曰極猶已也故卑身賤體說色微辭愉愉逌呴呴況于終無益於主上之治善本作理即志士仁人不忍為也善曰愉愉呴呴和悅之貌也孝經鉤命決曰雖忻慎懼嘔嘔喻喻呴與嘔同音吁論語子曰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向曰愉愉呴呴進諂之貌將儼五臣本作將然作矜莊之色深言直諫上以拂人主之邪下以損百姓之害善曰拂與弼同翰曰儼然矜莊貌拂違也則忤於邪主之心歷於衰世之法故養壽命之士莫肯進也遂居深山之間積土為室編蓬為

户彈琴其中以詠先王之風亦可以樂而忘死矣善曰尚書大傳曰子夏曰弟子所授書於夫子者不敢忘雖退而窮居河濟之間深山之中作壤室編蓬户尚彈琴瑟其中以歌先王之風則可以發憤矣是以伯夷叔齊避周餓于首陽之下後世稱其仁善曰論語子曰伯夷叔齊餓於首陽之下人到于今稱之如是邪主之行固足畏也故曰談何容易於是吳王懼句善本作戄然易容捐薦去几危坐而聽善曰戄敬貌也管子曰少者之事先生危坐向師顏色無作濟曰懼然驚視貌捐薦去几自貶損也捐弃薦席几案也危坐敬之也先生曰接輿避世箕子被髮佯狂此二子者皆避濁世以全其身者也善曰

論語曰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尸子曰箕子骨餘漆體而為厲被髮佯狂以此免也　良曰接輿避世佯狂而歌者也箕子避紂漆身佯狂也使遇明王聖主得賜清讌之間寬和之色發憤畢誠圖畫安危揆度得失上以安主體下以便萬民則五帝三王之道可幾而見也故伊尹蒙恥辱負鼎俎和五味以干湯太公釣於渭水善本無水之陽以見文王善曰魯連子曰伊尹負鼎佩刀以干湯得意故尊宰舍六韜曰文王卜田史編為卜曰于渭之陽將大得焉非熊非羆非虎非彪兆得公侯天遺汝師文王齋戒三日田于渭陽卒見呂尚坐茅以漁　銑曰負鼎俎是恥辱也心合意同謀無不成計無不從誠得其君也深念

遠慮引義以正其身推恩以廣其下善曰孟子曰推恩足以保四海本仁祖義善本作誼褒有德祿賢能誅惡亂摠遠方一統類美風俗此帝王所由昌也善曰戰國策蘇代說齊王曰祖仁者王立義者霸向曰本祖皆以仁義為先摠集也類法昌盛也上不變天性下不奪人倫則天地和洽遠方懷之故號聖王翰曰應天順人故謂不變奪也倫理也臣子之職既加矣於是裂裂善本作列地定封爵為公侯傳國子孫名顯後世民到于今稱之以遇湯與文王也太公伊尹以如此龍逢比干獨如彼豈不哀哉故曰談何容易於是

吳王穆然俛而深惟仰而泣下交頤善曰穆猶默靜思貌也孫子兵法曰令發之日士寢者涕交頤濟曰穆然默然也俛下也惟思也曰嗟乎余國之不亡也緜緜連連殆哉世之不絕也善曰說文曰綿聯微也爾雅曰殆危也良曰緜連將絕之貌殆危也於是正明堂之朝齊君臣之位舉賢才布德惠施仁義賞有功躬善本作親節儉減後宮之費損車馬之用放鄭聲遠佞人善曰論語顏回問為邦子曰放鄭聲遠佞人鄭聲淫佞人殆省庖廚去侈靡卑宮館壞苑囿填池塹以與貧民無產業者開內藏振貧窮存耆老恤孤獨薄賦斂省刑罰銑曰明堂布政

之宮鄭聲淫樂也行此三年海內晏然天下大洽陰陽和調萬物咸得其宜善曰孫卿子曰萬物得宜事變得應 向曰晏安和洽也國無災害之變民無饑寒之色家給人足畜積有餘囹圄空虛五臣本作囹圄虛空 善曰文子曰法寬刑緩囹圄空虛 向曰囹圄獄也虛空謂無囚人鳳凰來集麒麟在郊甘露既降朱草萌芽善曰禮記曰鳳凰麒麟皆在郊藪又曰天降膏露鄭玄曰膏猶甘也尚書大傳曰德光地序則朱草生 翰曰言祥瑞並至也郊外曰郊萌芽草初生也遠方異俗之人鄉風慕義各奉其職而來朝賀故治亂之道存亡之端若此易見善曰呂氏春秋曰治亂存亡如可見如不可見而君人者莫

肯為也臣愚竊以為過故詩曰王國克生惟周之貞五臣本作禎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此之謂也善曰毛詩小雅文也

四子講德論并序

王子淵濟曰四子謂微斯文學虛儀夫子浮游先生陳丘子也褒當假立以為論端也

褒既為益州刺史王襄作中和樂職宣布之詩又作傳善曰漢書曰益州刺史王襄欲宣風化於衆庶聞王褒有俊才使褒作中和樂職宣布詩選好事者令依鹿鳴之聲習而歌之褒既為刺史作頌又作傳如淳曰言王政中和在官者樂其職國語所謂宣布哲人之令德也名曰四子講德以明其意焉

微斯文學問於虛儀夫子曰蓋聞國有道貧且賤焉恥也善曰論語子曰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今夫子閉門距躍專精趨學有日矣善曰距躍不行也應劭風俗通曰涉始於足足率長十寸十寸則尺一躍三尺法天地人再躍則涉良曰距止也躍行也趨進也有日謂多日也幸遭聖主平世而久懷寶善曰論語陽貨謂孔子曰懷其寶而迷其邦可謂仁乎銑曰懷寶謂懷德也是伯牙去鍾期而舜禹遁帝堯也善曰廣雅曰遁避也向曰伯牙善鼓琴鍾期聽其音而知其意遂相與交也舜禹之賢遇帝堯有道而事之也言夫子遇平代而不出有如鍾期去知音之友舜禹逃有道之君遁逃也於是欲顯名號建功業不亦難乎夫子曰然有是言也夫

蚊蝱終日經營不能越階序附驥尾則涉千里攀鴻翮則翔四海善曰說文曰蚊蝱齧人飛蟲也莊子曰蚊蝱噆膚蚊亡云切蝱莫衡切爾雅曰東西牆謂之序文子曰蝱與驥致千里而不飛翰曰越過也東西廂曰序驥良馬也僕雖頑嚚善本作嚚頑願從足下雖然何由而自達哉濟曰嚚愚也達通也文學曰陳懿誠善本作懇誠於本朝之上行話談於公卿之門善曰春秋說題辭曰秉懿誠之義思至忠之功高誘淮南子注曰本朝國朝也良曰懿美誠信也話善言也夫子曰無介紹之道安從行乎公卿善曰禮記曰介紹而傳命銑曰介紹傳命也文學曰何為其然也昔甯戚商歌以干齊桓善曰呂氏春秋曰甯戚飯牛車

下望桓公而悲擊牛角疾歌淮南子曰甯越商歌車下而桓公慨然而悟許慎曰商秋聲也　向曰甯戚飯牛望桓公而為商歌於車下桓公善乃召以為政故云干商秋聲也越石負芻而寤晏嬰曰晏子春秋曰晏子之晉至于中牟睹弊冠皮裘負芻息於途側者晏子曰吾子何為者對曰我越石父者也晏子曰何為此曰吾為人臣僕於中牟見使將歸晏子曰何為為僕對曰吾身不免凍餓之地吾是以為僕也晏子曰可得而贖乎對曰可遂解左驂而贖之因載而與之俱歸至舍不辭而入越石父立而請絶晏子使人應之曰子何絶我之暴也越石父對曰臣聞之士者詘乎不知已而申乎知已吾三年為人臣而莫吾知也今子贖我吾以子為知我矣今不辭而入是與臣我者同矣晏子出見之曰嚮也見客之容而今也見容之意　向注同非有積素累舊之歡皆塗覯卒遇而以為親者也　五臣

本無也字翰曰靚見也故毛嬙西施善毀者不能蔽其好嫫謩姆母倭於為傀古回善譽者不能掩其醜善曰慎子曰毛嬙先施天下之姣也衣之以皮倛則見之者皆走易之玄錫則行者皆止先施西施一也孫卿子曰閭娵子奢莫之媒也嫫姆力父是之喜也倭傀醜女未詳所見濟曰毛嬙西施皆美婦人也嫫姆倭傀皆醜婦人也苟有至道何必介紹夫子曰咨夫特達而相知者千載之一遇也招賢而處友者衆士之常路也良曰咨歎辭也特獨也是以空柯無刃公輸不能以斵五臣本作斷但懸曼矰蒲苴不能以射善曰聲類曰但徒也薛君韓詩章句曰曼長也鄭玄周禮注曰結繳於矢謂之矰矰高也列子曰蒲苴子弋弱弓纖

繳秉風而振之連雙鶴於青雲銑曰公輸班至巧者也與斧柯不與其刃則不能有所制斷也蒲苴子善弋射者也與曼矰不與其弓則不能發射也言事必相須而成也曼長也結繳於矢謂之矰也故膺騰撇波而濟水不如秉舟之逸也衡蒙涉田而善本有能致遠未若遵塗之疾也善曰說文曰擊擊也擊與撇同也足設切向曰浮水而擊波不如秉舟之縱逸涉田而行不如依道之捷疾者言履仁義之行求賢良之友則功業易立聲名易致也膺胄騰躍撇擊也衡蒙謂衡突蒙籠也才蔽於無人行衰於寡黨此古今之患唯文學處之文學曰唯唯敬聞命矣翰曰敬聞求友之命於是相與結侶攜手俱游求賢索友歷于西州濟曰索亦求也蜀在西故云西州也

有二人焉乘輅而歌倚輗王雜而聽之善曰輅車也白虎通曰名車為輅者何言所以步之於路也包咸論語注曰輗者轅端横木以縛軛也　良曰輅車也輗轅端木也詠歎中雅轉運中律嘽闡緩舒繹曲折不失節善曰禮記曰嘽諧慢易繁文簡節之音作而民康樂　濟曰中合也雅大小雅也轉運聲之飄颻也律六律也嘽緩舒繹柔和之聲也問歌者為誰則所謂浮游先生陳丘子者也於是以士相見之禮友焉善曰儀禮曰士相見之禮贄冬用雉夏用朐左頭奉之　銑注同禮文既集善曰韓子曰禮有文禮者義之文　向曰謂禮畢也文學夫子降席而稱曰俚力紀人不識寡見尠五臣本作鮮聞善曰劉德漢書注曰俚鄙也翰曰俚人鄙俚之人謙辭

也寡鮮皆少也曩從末路望聽玉音竊動心焉善曰尚書大傳曰天下諸侯莫不玉音金聲敢問所歌何詩請聞其説浮游先生陳丘子曰所謂中和樂職宣布之詩益州刺史之所作也刺史見太上聖明股肱竭力德澤洪茂黎庶和睦天人並應屢降瑞福善曰如淳漢書注曰太上天子也尚書大傳曰股肱臣也濟曰太上謂主也股肱謂臣也洪大也故作三篇之詩以歌詠之也文學曰君子動作有應從容得度南容三復白珪孔子睹其慎戒太子擊誦晨風文侯諭其指意善曰論語曰南容三復白珪孔子以其兄之子妻之韓詩外傳曰魏文侯

有子曰擊次曰訢訢少而立之以為嗣封擊中山三年莫往來其傅趙倉唐諫曰何不遣使乎則臣請使擊曰諾於是遂求北犬晨鴈齎行倉唐至曰北藩中山之君再拜獻之文侯曰嘻擊知吾好北犬嗜晨鴈也即見使者文侯曰中山之君亦何好乎對曰好詩文侯曰於詩何好曰好晨風文侯曰晨風謂何對曰詩云鴥彼晨風鬱彼北林未見君子憂心欽欽如何如何忘我實多此自以忘我者也於是文侯大悦曰欲知其君視其所使中山君不賢惡能得賢傅遂廢太子訢召中山君以為嗣　良曰白珪之玷尚可磨斯言之玷不可為諭曉也餘同善注

今吾子何樂此詩而詠之也　銑曰言古人詠詩皆有所適今子所歌復何尚也

先生曰夫樂者感人心　善本作密　深而風移俗易吾所以詠歌之者美其君術明而臣道得也　善曰禮記曰樂者聖人所作也

其感人深又曰樂者所以移風易俗也君者中心臣者外體外體作然後知心之好惡臣下動然後知君之節趨善曰子思子曰民以君為心君以民為體心正則體修心肅則身敬也　向曰節止趨進也好惡不形五臣本作刑則是非不分節趨不立則功名不宣故美玉緼於碔武砆夫凡人視之怢他没馬良工砥之然後知其和寶也善曰馬融論語注曰緼藏也戰國策曰白骨疑象武夫類玉張揖漢書注曰武夫石之次玉者廣蒼曰怢忽忘也　翰曰緼積也碔砆石而次於玉怢不辨貌良工理玉之工也和寶謂如卞和所獻寶精鍊善本作練藏於鑛璞善本作朴庸人視之忽焉巧冶鑄之然後知其幹也善曰精練

金也金百練不耗故曰精練也說文曰鑛銅鐵璞也礦與鑛同爪並切　翰曰精鍊金也百鍊不耗故曰精鍊鑛璞謂金石相和未理者也忽焉不識貌巧治理金之工也幹體也況乎聖德巍巍蕩蕩黎善本作民氓所不能命哉善曰論語子曰大哉堯之為君也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廣雅曰命名也　良曰言物尚如此況天子之德不詠歌其何以知之巍巍高貌蕩蕩大貌命名也是以刺史推而詠之揚君美德善本作德美深乎洋洋罔不覆載紛紜天地寂寥善本作聊宇宙善曰言所覆者廣也紛紜眾多之貌也寂聊曠遠之貌也　銑曰洋洋盛貌罔無也紛紜眾多貌寂寥曠遠貌言君德之多而及於遠明君之惠顯忠臣之節究皇唐之世何以加茲善曰爾雅曰究窮也郭璞曰謂窮盡

也向曰究盡也皇唐謂帝堯也是以每歌之不知老之將至也善曰論語子曰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也翰曰言歌樂之而忘其老也文學曰書云迪一人使四方若卜筮善曰尚書曰迪一人有事四方若卜筮無不是孚孔安國曰迪道也孚信也濟曰迪道也一人天子也言道天子行德化使四方之人信順如卜筮夫忠賢之臣導主志承君惠攄盛德而化洪天下安瀾比屋可封何必歌詠詩賦可以揚君哉愚竊惑焉善曰瀾水波安瀾以喻太平也尚書大傳曰周民可比屋而封良曰攄舒也洪長也瀾波也安瀾言靜也比屋可封謂太平之人也愚謙辭惑疑也浮游先生色勃眥溢善曰論語子曰君召使擯色勃如也銑曰勃怒也眥溢怒目

精出於目眶也曰是何言與善曰孝經子曰是何言與向曰怪其言不當也昔周公詠文王之德而作清廟建為頌首吉甫歎宣王穆如清風列于大雅善曰毛詩周頌曰清廟祀文王也周公既成雒邑朝諸侯率以祀文王焉毛詩大雅序曰烝民尹吉甫美宣王也詩曰吉甫作誦穆如清風翰曰周公清廟之詩為周頌之首吉甫尹吉甫也大雅詩篇名夫世衰道微偽臣虛稱者殆也世平道明臣子不宣者鄙也鄙殆之累傷乎王道濟曰偽詐也殆過也鄙恥也累辱也故自刺史之來也宣布詔書勞來不怠令百姓徧曉聖德莫不霑濡厖邈汪眉耆耇之老善曰厖雜也謂眉有白黑雜色良曰濡潤也厖眉耆耇

皆老稱厖白黑毛相雜也咸愛惜朝夕願濟須臾觀大化之淳流良曰淳厚流行也於是皇澤豐沛主恩滿溢百姓懽欣中和感發是以作歌而詠之也善曰感發謂情感於中發言為詩也銑曰皇澤天子恵澤也豐沛言多也傳曰詩人感而後思思而後積積而後滿滿而後作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嗟歎之不足故詠歌之詠歌之不足善本作厭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善曰樂動聲儀文也此臣子於君父之常義古今一也今子執分寸而罔億度處把握而却寥廓乃欲圖大人之樞機道方伯之失得不

亦遠乎善曰億度之言無限也韓子曰有尺寸而無億度又曰前識無緣而忘億度也馬融論語注曰罔誣也大人謂天子也周易曰利見大人又曰言行君子之樞機　向曰罔無也億度尺丈也把握言把握之狹也寥廓廣大也大人天子也樞機權要也方伯諸侯也陳立子見先生言切恐二客慙膝步而前曰先生詳之善曰戰國策曰荆軻見太子再拜而跽膝行流涕　翰曰詳審也行潦老暴集江海不以為多鰌秋鱓善並逃九罭域不以為虛善曰左氏傳曰君子曰潢汙行潦之水杜預曰行潦流潦也莊子海若曰天下之水莫大於海百川歸之而不盈爾雅曰鰼鰌郭璞曰今泥鰌也鰼似立切郭璞山海經注曰鱓魚似虵毛詩曰九罭之魚鱒魴爾雅曰九罭魚網也　濟曰言江海網罟之大不為一物而虧盈也行潦雨水也鰌鱓魚名

九畡大綱也是以許由匿堯而深隱唐氏不以衰夷齊恥周而遠餓文武不以卑善曰呂氏春秋曰昔堯朝許由於沛澤之中請屬天下於夫子許由遂之箕山之下論語子曰伯夷叔齊餓於首陽之下人到于今稱之　良曰言帝王之德不為一人而屈也許由避堯而隱於箕山伯夷叔齊恥周而自餓于首陽山也文武謂文王武王也夫青蠅不能穢垂棘邪論不能惑孔墨善曰毛詩曰營營青蠅止于樊鄭玄曰蠅之為蟲汙白使黑汙黑使白左氏傳曰晉荀息請以垂棘之璧假道於虞以伐虢　銑曰青蠅能變白黑也而不能汙其寶玉邪可亂於衆人也而不可亂聖賢垂棘璧名孔孔丘墨墨翟皆聖賢也今刺史質敏以流惠舒化以揚名向曰質正敏達舒布也采詩以顯至德歌詠以董其

文受命如絲明之如緡善曰爾雅曰董正也禮記曰王言如絲其出如綸王言如綸其出如綍音弗鄭玄曰言出彌大也翰曰董篤也禮記云王言如絲其出如綸綸即緡釣魚繳也王言之出雖小弘之而大也甘棠之風可倚而俟也善曰毛詩序曰甘棠美召伯也召伯之教明於南國翰曰同善注倚立也二客雖窒計沮孳與議何傷善曰言二客雖於計窒塞於議沮敗何傷於理乎言未傷也爾雅曰窒塞也濟曰二客謂文學與夫子也窒塞也沮敗也何傷言無傷於理也顧謂文學夫子曰先生微矜於談道又不讓乎當仁亦未巨過也顧二子措意焉五臣本無焉字善曰論語子曰當仁不讓於師良曰微少巨大措致也夫子曰否銑曰否不然也夫雷霆必發而潛底震

動善曰呂氏春秋曰開春始雷則蟄蟲動矣枹孚鼓鏗苦耕鏘七羊而介士奮竦善曰左氏傳曰郤克援枹而鼓鄭玄周禮注曰介被甲也　向曰霆霹靂也潛底幽隱處也枹擊也鏗鏘聲也介士甲士也竦躍也故物不震不發士不激不勇今文學之言欲以議愚感敵舒先生之憤頤二生亦勿疑也善本無也字善曰言議前敵之愚以感動之　翰曰文學先議愚事欲感動前敵之心耳二生謂先生與陳丘子也於是文繹復集乃始講德善曰馬融論語注曰繹尋繹也　濟曰繹理也文學夫子曰昔成康之世君之德歟善本作與臣之力也善曰韓子曰晉平公問叔向曰齊桓公九合諸侯臣之力耶君之力耶與音余　濟曰問周成王康王也先生曰非有聖智

之君惡烏有甘棠之臣故虎嘯而風寥戾龍起而致雲氣善曰周易曰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良曰聖智謂成康也甘棠謂邵伯也銑曰雲從龍風從虎皆相感而生也寥戾風聲蟋蟀俟秋吟蜉浮蝣由出以陰善曰易通卦驗曰立秋蜻蛚鳴蔡邕月令章句曰蟋蟀蟲也謂之蜻蛚也向曰皆感事而至矣寥戾風聲蟋蟀蟲名俟待也蜉蝣亦蟲名陰則出也易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鳴聲相應仇偶相從善曰周易曰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水流濕火就燥翰曰仇匹也人由意合物以類同是以聖主不偏窺望而視以明不殫傾耳而聽以聰何則淑人君子人就者衆也善曰毛詩曰淑人君子其儀不忒濟曰殫盡

也淑善也故千金之裘非一狐之腋亦大厦善本作夏之材非一丘之木太平之功非一人之略也五臣無也字善曰慎子曰廊廟之材蓋非一木之枝狐白之裘非一狐之皮也治亂安危存亡榮辱之施非一人之力也良曰狐白裘以狐腋下毛為之而價千金也大厦屋也丘山也略智也蓋君為元首臣為股肱明其一體相待而成有君而無臣春秋刺焉善曰公羊傳曰宋公與楚人期戰于泓之陽宋師大敗故君子大其不鼓不成列臨大事而不忘大禮有君而無臣以為雖雖文王之戰亦不過此也何休曰惜其有王德而無王佐也銑曰元首頭也股肱手足也三代以上皆有師傅五伯以下各自取友善曰說苑郭隗曰帝者之臣其名臣也其實師也王者之臣其名臣也其

實友也霸者之臣其名臣也其實僕也向曰三代夏殷周也五伯齊桓公晉文公秦穆公楚莊公宋襄公是也

齊桓有管鮑隰甯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善曰左氏傳曰鮑叔牙奉公子小白又曰齊桓衛姬之子有鮑叔牙隰朋以為輔佐說苑鄒子曰甯戚叩轅行歌桓公任之以國政論語子曰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又曰管仲相桓公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翰曰管仲鮑叔牙隰朋甯戚也匡正也

晉文公有咎五臣本作舅犯趙衰楚危取威定霸以尊天子善曰左氏傳曰晉公子重耳奔狄從者狐偃趙衰顛頡魏武子司空季子杜預曰狐偃子犯也司空季子胥臣曰季也左氏傳曰先軫謂晉侯曰報施救患取威定伯於是乎在矣

秦穆有王由五羖攘卻西戎始開帝緒善曰韓詩外傳曰昔戎將由余使秦秦繆公問之得

失之要對曰古之有國者未嘗不以恭儉也失國者未嘗不以驕奢也繆公然之於是告內史王廖曰鄰國有聖人敵國之憂也由余聖人也將柰之何王廖曰君其遺之女樂以婬其志然後可圖繆公曰善乃使王廖以其女樂二列遺戎王史記曰百里奚亡秦走宛秦繆公聞百里奚故重贖之恐楚不予請以五羖羊皮贖之楚人許予之繆公與語國事大悅又曰秦用由余謀伐戎王并國十二遂霸西戎春秋保乾圖曰五帝異緒宋衷曰緒業也　濟曰王王繆由由余五羖百里奚也緒業也

楚莊有孫叔子反兼定江淮威震諸夏善曰韓詩外傳曰沈令尹進孫叔敖於莊王叔敖治楚三年而楚國霸左氏傳曰楚子圍鄭子反將右晉師救鄭及楚師戰于邲晉師敗績邲步必切　良曰孫叔敖也諸夏中國也

句踐有種蠡禮渫五臣作世庸剋滅彊吳雪會稽之恥善曰漢書曰江都王

問董仲舒曰越王勾踐與大夫泄庸種蠡謀伐吳遂滅之孔子稱殷有三仁寡人亦以為越有三仁史記曰吳王夫差伐越敗之越王勾踐乃以甲兵五千人棲於會稽又曰勾踐自會稽歸拊循其民士伐吳大破之吳王自殺也　銑曰勾踐越王名種文種蠡范蠡吳嘗伐越越棲於會稽山竟以滅吳故云雪恥也

魏文有段干田翟秦人寢兵折衝萬里善曰呂氏春秋曰孟嘗君問白圭曰魏文侯名過桓公而功不及五伯何也白圭對曰文侯師子夏友田子方敬段干木此名之所以過桓公也而名號顯榮者三士羽翼之也史記魏文侯謂李克曰寡人之相非成則璜璜翟璜也成魏文侯弟名也呂氏春秋曰段干木者魏文敬之過其廬而軾秦欲攻魏而司馬康諫曰段干木賢者而魏禮之天下皆聞無乃不可加兵乎秦君以為然乃止　向曰段干木田子方翟璜皆魏臣也寢罷也

燕昭有郭隗樂毅夷破

彊齊困閔於莒 善曰史記曰燕昭王以子之之亂而齊大破燕燕昭王怨齊於是詘身下士先禮郭隗以招賢者樂毅為魏使於燕燕昭王以為亞卿使樂毅伐齊破之追至于臨菑齊湣王走保於莒湣與閔同 翰曰夷平也燕破齊齊湣王走保莒邑故云困也 夫以諸侯之細功名猶尚若此而況帝王選於四海羽翼百姓哉 善曰高誘呂氏春秋注曰羽翼輔佐也 濟曰羽翼謂任賢以輔佐百姓也 故有賢聖之君必有明智之臣欲以積德則天下不足平也欲以立威則百蠻不足攘也 善曰毛萇詩傳曰攘除也 今聖主冠道德履純仁被六藝佩禮文 良曰純深也六藝禮樂射御書數也言皆以美事爲衣服也 屢下明詔舉賢良求術

士招異倫拔駿茂銑曰倫等也是以海内歡慕五臣本作勸慕莫不風馳雨集襲雜並至填庭溢闕含淳詠德之聲盈耳登降揖讓之禮極目向曰風馳雨集言疾至溢填闕庭言多也進者樂其條暢怠者欲罷不能善曰條猶理也漢書音義曰暢通翰曰條暢猶通達也言進者樂之疲怠者亦不能罷偃息匍匐乎詩書之門五臣本無匍匐二字游觀乎道德之域濟曰言以詩書道德為門為域而游息焉域閫也咸絜身修思五臣本作德吐情素而披心腹各悉精銳以貢忠誠允願推主上弘風俗而騁太平濟濟乎多士文王所以寧也善曰濟濟多士良已見上文

曰貢獻允信弘大也濟濟盛貌若乃美政所施洪恩所潤不可究陳舉孝以篤行崇能以招賢去煩蠲苛以綏百姓祿勤增奉五臣作俸以厲貞廉善曰漢書宣紀曰律令有可蠲除以安百姓條奏又曰吏不廉平則治道衰令小吏皆勤事祿薄其益吏奉什伍也銑曰究陳蠲除苛細綏安也減膳食卑宮觀善曰宣紀曰令大官損膳省宰又曰郡國宮觀勿復修理省田官損諸苑善曰宣紀曰池籞未御幸者假與貧人踈繇役振乏困善曰宣紀曰流人還歸勿筭繇事又曰遣使者振貸乏困恤民災害不遑遊宴善曰宣紀曰令天下頗被疾疫之災朕甚愍之向曰恤憂遑暇也閔耄老之逢辜憐縗絰之服事善曰宣紀曰朕惟耆老之人髮齒墮落亦無暴虐之心諸

年八十以上非誣告人殺傷人他皆勿坐又曰百姓遭縗絰凶災而吏繇事傷孝子之心自今有大父母父母喪者勿繇事 翰曰閔憐辜罪也縗絰居喪之人也服事謂服役事 惻隱身死之腐人悽愴子弟之縲匿 善曰宣紀曰令繫者或以掠辜若飢寒死獄中朕甚痛之又曰自今子首匿父母孫匿大父母皆勿坐 濟曰惻隱傷痛也悽愴悲歎也身死腐人謂經拷掠或飢寒死獄中者子弟縲匿父兄之罪而見縲繫者也 恩及飛鳥惠加走獸胎卵得以成育草木遂其零茂 善曰尸子曰湯之德及鳥獸矣莊子曰至德之世禽獸成羣草木遂長 良曰育養也零落茂盛皆遂其理不夭伐也 愷悌君子民之父母豈不然哉 善曰毛詩大雅文 濟曰愷悌大順也 先生獨不聞秦之時邪違三王背五帝滅

詩書壞禮義信任羣小憎惡仁智詐僞者進達佞諂者容入宰相刻削善本作峭大理峻法善曰廣雅曰峭急也謂嚴急也峻與峭同良曰刻峭謂損害也峻深也處位而任政者皆短於仁義長於酷虐狼摯虎攫懷殘秉賊善曰孟子曰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翰曰言皆如虎狼之暴也摯持也攫亦持也其所臨涖善本作莅莫不肌慄善本作飢栗二字慴伏吹毛求疵並施螫毒百姓征伀五臣本作怔伀周容切無所措其手足善曰韓子曰古之人君大體者不吹毛而求小疵不洒垢而察難知方言曰征伀惶遽也論語子曰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伀章容切濟曰慄戰也言如虵虺之螫毒於人者怔忪惶懼貌措置也嗷嗷

愁怨遂亡秦族（良曰嗷嗷衆聲）是以養雞者不畜貍牧獸者不育豺樹木者憂其蠹保民（五臣本作人）者除其賊（善曰文子曰乳犬噬虎伏雞搏貍又曰所為立君者以禁暴亂也夫養禽獸者必除豺狼又況牧民乎又曰木林生蠹還自食人生事因自賊　良曰貍能害雞豺能食獸蠹以傷木賊以亂人）故大漢之為政也崇簡易尚（五臣本作上）寬柔進淳仁舉賢才上下無怨民用和睦（善曰孝經曰民用和睦上下無怨　銑曰淳深也睦親也）令四海（善本作海內）樂業朝廷淑清天符既章人瑞又明品物咸亨山川降靈（善曰周易曰雲行雨施品物咸亨　向曰天符人瑞以下自分也亨通也）神光燿（五臣本從光）暉洪洞朗

天善曰宣紀曰薦鬯之夕神光交錯或降于天或登于地 翰曰神天地之神洪洞相通也朗明也鳳凰來儀翼翼邕邕羣鳥並從舞德垂容神雀仍集麒麟自至甘露滋液嘉禾櫛比善曰宣紀曰鳳凰集曾羣鳥從之尚書曰鳳凰來儀爾雅曰翼翼恭也邕邕和也又曰邕邕者聲和也山海經曰鳳首文曰德宣紀神雀仍集九真獻奇獸宣紀曰甘露降未央宮又曰嘉穀玄稷降于郡國 良曰鳳凰神雀瑞鳥麒麟瑞獸名甘露瑞露也嘉禾瑞穀也翼翼飛貌邕邕聲也垂容有容儀也滋液津潤櫛比連接也大化隆洽男女條暢家給年豐咸則三壤豈不盛哉善曰尚書曰咸則三壤成賦中邦 銑曰隆盛洽和給足也咸則三壤謂上中下田皆有法則也昔文王應九尾狐而五臣本無而字東夷歸

周武王獲白魚而諸侯同辭善曰春秋元命苞曰天命文王以九尾狐尚書璇璣鈐曰武王得兵鈐謀東觀白魚入舟俯取以燎八百諸侯順同不謀魚者視用無足翼從欲紂如魚乃誅向曰謂白魚入于王舟諸侯同辭而伐紂也周公受秬鬯而鬼方臣善曰周公受秬鬯未詳鄭玄詩箋曰鬼方遠方也翰曰秬黑黍瑞也鬯香草也鬼方遠國名宣王得白狼而夷狄賓善曰史記曰穆王征犬戎得四白狼以歸今云宣王未詳夫名自正而事自定也善曰論語曰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今南郡獲白虎亦偃武興文之應也獲之者張武武張而猛服也是以北狄賓合五臣本作洽邊不恤冦甲士寢而旌善本作旍旗仆也濟曰張武南郡太守

也賓服治會恤憂冠賊寢息什偃也文學夫子曰天符既聞命矣敢問人瑞先生曰夫善本作先生夫子曰匈奴者百蠻之最彊者也善曰毛詩曰因時百蠻良曰百蠻夷狄之通名也天性憍五臣本從馬蹇習俗桀善本從人暴善曰左氏傳曰彼皆偃蹇杜預曰偃蹇憍傲也毓曰蹇逆桀悖也賤老貴壯氣力相高善曰史記曰匈奴貴壯健賤老弱也業在攻伐事在獵射善曰史記曰匈奴因射獵為生業習戰攻以侵伐兒能騎羊走箭飛鏃善曰史記曰匈奴兒能騎羊引弓射鳥鼠也逐水隨畜都無常處鳥集獸散往來馳騖周流曠野以濟嗜欲善曰史記曰匈奴逐水草遷徙無城郭常處向曰畜居也如鳥獸之集散濟遂也其未

耜則弓矢韋馬播種則扞胡爛弦掌拊收秋則奔狐馳兎穫胡郭刈則顛倒殪伊計仆善曰禮記曰左佩決扞鄭玄曰扞拾也言所以拾弦也鄭玄禮記注曰拊弓把也音夫史記曰匈奴射狐兎用為食翰曰以此如中國之務農也耒耜耕器也播布也扞弦掌拊用之徹手以持弓者也奔馳皆追逐也殪仆皆殺傷也追之則奔遁釋之則為寇善曰史記曰匈奴利則進不利則退不羞遁走良曰遁逃寇賊也是以三王不能懷五伯不能綏驁邊杌士屢犯芻荛詩人所歌自古患之善曰毛詩曰六月棲棲戎車既飭四牡騤騤載是常服玁狁孔熾我是用急銑曰懷來綏安也杌動也犯芻荛言入塞而食漢草也詩云玁狁孔熾我是用急今聖德隆盛威靈外覆日逐

舉國而歸德單于稱臣而朝賀五臣本無賀 善曰宣紀曰日逐王先賢撣將人衆來降鄭氏曰撣音纒束之纒又曰單于稱臣使弟奉珍朝賀正月 向曰靈神也日逐單于皆匈奴名

乾坤之所開陰陽之所接編浦典結計沮顏燋齒梟瞷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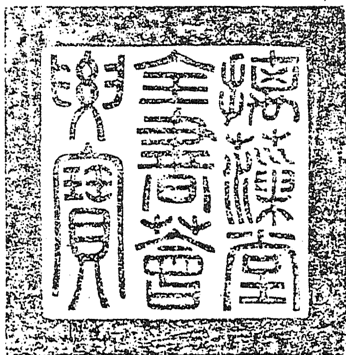
翦髮黥首文身裸力果袒徒旦之國善曰編結即編髮也漢書中單曰解辮髮削左衽又曰匈奴有罪小者軋音義曰刀刻其面蓋沮顏也燋齒未詳又曰大宛深目多鬚蓋梟瞷也黥首蓋雕題也山海經曰雕題國在鬱林南 翰曰皆蠻夷種類也編結編髮也沮顏刻面也燋齒黑齒也梟瞷眼白也黥首雕額也文身鏤身也裸袒不衣也

靡不奔走貢獻懽忻來附婆娑嘔吟鼓腋善本作掖而笑濟曰靡無也婆娑舞貌鼓腋鼓腹之類也夫鴻均之世何物

不樂飛鳥翕翼泉五臣本作淵魚奮躍善曰孔安國尚書傳曰洪大也鴻與洪古字通毛萇詩傳曰均平也乚詩曰鴛鴦在梁戢其左翼鄭玄曰明王之時人不驚駭也韓詩曰鳶飛戾天魚躍于泉薛君曰魚喜樂則踴躍於泉中良曰鴻大均平也翕翼奮躍樂和氣也是以刺史感懣詩音而詠至德鄙人黯於感淺不能究識敬遵所聞未[illegible]本作勉殫焉善曰黯不明也烏感切銑曰懣積也向曰鄙人先生謙辭也黯不明也殫盡也

於是二客醉于仁義飽于盛德善曰毛詩曰既醉以酒既飽以德終日仰歎怡懌而悅服

文選卷五十一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中書臣張塤

謄録舉人臣汪志伊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文選卷五十二

詳校官候選知縣臣吳甸華



文選卷五十二

梁 昭 明 太 子 蕭 統 編

唐李善呂延濟劉良張銑呂向李周翰注

論二

王命論一首 善曰王命帝王受命也漢書曰彪遭王莽敗光武即位於冀州時隗囂據隴擁衆囂問彪曰往者周亡戰國並爭天下分裂意者從横之事復起於今乎

班叔皮 向曰此論帝王所以興者必有天命是時屬王莽初敗光武即位而隗囂據隴

擁衆欲有分割土宇之意彪時在隗囂以隗所舉必見禍亂故著此論以明天命所歸冀有其悟也

昔在帝堯之禪曰咨爾舜天之歷數在爾躬舜亦以命禹善曰論語文也尚書帝曰來禹予懋乃德嘉乃丕績天之歷數在汝躬汝終陟元后孔安國曰歷數謂天道也元后天子也爾雅曰命告也翰曰舜亦以堯命已之辭以命禹而禪之暨于稷契咸佐

唐虞光濟四海奕世載德至于湯武而有天下善曰稷武王之祖也契成湯之祖也杜預左氏傳注曰暨至也國語祭公謀父曰奕世載德孔安國尚書傳曰載行也良曰暨及載行也此言有天下者必資積德累行不可以造次之間而得之也稷者周之先契者殷之祖也皆以

佐堯舜有至美之德奕世而行故至成湯武王而有天下雖其遭遇異時五臣作世禪代不同至于應天順人五臣本作民其揆一五臣本作一揆焉善曰周易曰湯武革命順乎天應乎人孟子曰先聖後聖其揆一也銑曰揆理也是故劉氏承堯之祚氏族之世著于春秋唐據火德而漢紹之善曰漢書贊曰春秋晉史蔡墨有言陶唐氏既衰其後有劉累范氏其後也范氏為晉士師魯文公世出奔秦後歸于晉其處者為劉氏帝系曰帝堯封于唐為火德漢書贊曰漢承堯運德祚已盛斷虵著符旗幟尚赤恊于火德自然之應得天統矣濟曰堯漢之先祖祚福紹繼也始起沛澤則神母夜號以彰赤帝之符善曰漢書曰高祖夜經澤中有大虵當徑高祖乃拔劒斬虵後人來至虵所有一老嫗夜哭曰吾子白帝

子也化為虵當道今者赤帝子斬之又曰高祖立為沛公旗幟皆赤由是知所殺蛇白帝子殺者赤帝子故也 翰曰高祖夜行澤中見白虵斬之乃有神母號哭曰赤帝子殺吾白帝子符應也

由是言之帝王之祚必有明聖顯懿之德

善曰春秋河圖挺命篇曰倉戲農黄三陽翼天德清明法言曰昔在有熊高辛唐虞三代咸有顯德故天祚之 向曰懿美也

豐功厚利積累之業

善曰史記崇侯虎曰西伯積善累德諸侯皆嚮之 良曰言必有大功厚利以利於天下積德累行之業也

然後精誠通于神明流澤加於生民

善曰孝經子曰孝悌之至通於神明尚書周公曰道洽政治澤潤生民

故能為鬼神所福饗天下所歸往

善曰孟子萬章曰堯薦舜如何曰使之主祭百神享之使之主事事治而百姓安之易乾鑿度曰王者天下所歸韓

詩外傳曰王者往也天下往之謂之王也未見運世無本功德不紀而得倔起在此位者也善曰世運五行更運相次之世也不紀不為人所記也春秋元命苞曰三德之運應錄次相代埤蒼曰倔特起也崛與倔同　濟曰倔起謂平起於匹夫也世俗見高祖興於布衣不達其故善曰漢書曰高祖曰吾以布衣取天下家語孔子曰舜起布衣而終以帝也　銑曰言人不達高祖起於布衣所由也以為適遭暴亂得奮其劒善曰適猶遇也漢書高祖曰吾提三尺劒取天下游說之士至比天下於逐鹿幸捷而得之善曰漢書蒯䕫曰秦失其鹿劉季逐而掎之時人復知漢乎太公六韜曰取天下若逐野鹿得鹿天下共分其肉　翰曰言游說之人務以口辯乃比爭取天下勢如逐鹿於野幸有捷急者則先得之不知

神器有命不可以智力求悲夫此世之所以多亂臣賊子者也善曰韋昭曰神器天子璽符服御之物老子曰天下神器不可為也為者敗之孟子曰孔子成春秋亂臣賊子懼向曰神器帝位也言悲世人以為高祖自布衣亦欲効之以捷急之勢取之所以天下多為亂臣賊子欲懷惡逆之意也若然者豈徒闇於天道哉又不覩之於人事矣夫餓饉流隷饑寒道路善曰說文曰餓飢也穀梁傳曰五穀不升謂之饉流隷流移賤隷也左氏傳曰人有十等輿臣隷也饉或為殣荀悅曰道瘞謂之殣也良曰無菜曰饉無穀曰饑流隷謂逃流賤隷之人思有短褐之褻擔石之蓄善曰韋昭曰短為裋裋襦也毛布曰褐短丁管切說文曰褻重衣也字林曰褻大衣也晉灼曰無一擔與一斛之餘銑曰短褐麤衣也

襲重衣也擔謂一擔之重石謂一斛之所願不過一金數蓄積也言思有擔石之糧以積也終於轉死溝壑善曰韋昭曰一斤為一金孟子謂滕文公曰為人父母使老稚轉乎溝壑惡在為人父母也濟曰一金謂一斤之金也何則貧窮亦有命也善曰墨子曰貧富治亂固有天命不可損益也況乎天子之貴四海之富神明之祚可得而妄處哉善曰禮記孔子曰舜其大孝也與尊為天子富有四海之內宗廟饗之子孫保之法言曰天因祚之為神明主也翰曰言不可妄處也故雖遭罹厄會竊其權柄勇如信布彊如梁籍成如王莽然卒潤鑊伏鑕質烹醢海分裂善曰史記曰項籍其季父項梁陳勝等起梁為楚上柱國軍下邳自號武信君北至定陶再破秦軍後秦大破

之項梁死向曰信韓信也布黥布也梁項梁也籍項籍也卒終也潤鑊伏鑕烹醢分裂皆殺也鑊煮也鑕砧也醢肉醬也分裂謂斷其支體也又況幺烏堯麽不及數子而欲闇干天位者乎善本作也善曰鶡冠子曰無道之君任用么麽動則煩濁有道之君任用俊雄動則明白通俗文曰不長曰幺細小曰麽莫可切爾雅曰干求也良曰幺麽小也數子謂信布梁籍干求也是故鴑蹇之乘不騁千里之塗燕雀之疇不奮六翮之用善曰廣雅曰鴑駘也今謂馬之下者為鴑王逸楚辭注曰蹇跛也呂氏春秋曰所為貴驥者為其一日千里也史記陳涉曰燕雀安知鴻鵠之志哉韓詩外傳盍胥曰夫鴻鵠一舉千里所恃者六翮耳翰曰六翮謂鴻鵠之翼也楶梲之材不荷棟梁之任善曰應劭曰爾雅曰栭謂之楶梲侏儒柱說文曰栭枅上

梁周易曰棟隆之吉不橈乎下也棨音節梲之劣切銑曰栭謂之棨梁上楹謂之梲蓋小材也荷負也斗筲之子不秉帝王之重善曰音義曰筲竹筥也受一斗論語子曰斗筲之人何足算也向曰斗筲小器也秉執也易曰鼎折足覆公餗速不勝其任也善曰周易鼎卦之辭也說文曰鬻鼎實也鬻與餗同良曰鼎大器也以喻重任餗鼎中之珍饌喻王位也言鼎折足則覆鼎中之物言非其材而處其任則如此也當秦之末五臣本作時豪傑並起善本無並起二字共推陳嬰而王之嬰母止之曰自吾為子家婦而世貧賤今善本無今卒富貴不祥不如以兵屬人事成少受其利不成禍有所歸嬰從其言而陳氏以寧善曰史記文

王陵之母亦見項氏之必亡而劉氏之將興也是時陵為漢將而母獲於楚有漢使來陵母見之謂曰願告吾子翰曰陵母為項羽所擒獲也良曰陵母見漢使傳言與陵也漢王長者必得天下子謹事之無有二心遂對漢使伏劒而死以固勉陵五臣本無陵字翰曰陵母恐陵為母在楚有二心於漢遂對漢使者以劒自殺以絕陵望使固心於漢也其後果定於漢陵為漢宰五臣本無宰字相封侯善曰史記文夫以匹婦之明猶能推事理之致探禍福之機五臣本作幾善曰白虎通曰庶人稱匹夫何言其夫妻為偶也鄭玄周禮注曰致猶會也全宗祀於無窮垂策書於春

秋而況大丈夫之事乎善曰張晏曰冊書史記也晉灼曰至周名春秋考紀也孟子曰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此之謂大丈夫也　向曰春秋史書之通名也是故窮達有命吉凶由人善曰呂氏春秋曰道德於此窮達一也左氏傳周內史叔興曰吉凶由人嬰母知廢陵母知興審此二者帝王之分決矣蓋在高祖其興也有五一曰帝堯之苗裔二曰體貌多奇異善曰漢書曰高祖為人隆準而龍顏美鬚髯左股有七十二黑子　三曰神武有徵應善曰徵應謂下衆瑞也　四曰寬明而仁恕善曰漢書曰高祖寬仁愛人意豁如也　五曰知人善任使善曰高祖任張良以運籌委蕭何以關內是也加之以信誠好謀達於聽受見

善如不及用人如由五臣本作用已善曰論語子曰見善如不及濟曰達聽受諫不信讒譖也從諫如順流趣時如響起善曰左氏傳叔向曰齊桓公從善如流周易曰變通者趣時者也翰曰趣時謂見時利也響起言疾如響起應聲也當食吐哺納子房之策善曰漢書酈食其欲立六國後漢王以問張良良發八難漢王輟食吐哺曰豎儒幾敗乃公事良曰初酈食其欲立六國高祖問張良良發八難而高祖輟食曰豎儒幾敗乃公事拔足揮洗揖酈歷生之說善曰漢書曰酈食其求見沛公方踞牀使兩女子洗足酈生不拜長揖曰足下必欲誅無道秦不宜踞見長者沛公起攝衣謝之延上坐食其說沛公襲陳留銑曰酈食其初見高祖高祖方洗足酈生曰足下必欲滅無道秦不宜倨見長者高祖乃輟洗起謝之納其說也拔足揮洗謂止洗足也揖敬從

也悟戍卒之言斷懷土之情善曰漢書曰高祖西都洛陽戍卒婁敬說上曰陛下都洛陽不便不如入關據秦之固是日車駕西都長安翰曰高祖既定天下以家在關東意欲都洛陽納戍卒婁敬說言遂遷都長安故言斷懷土之情也高四皓之名割肌膚之愛善曰漢書曰上欲廢太子立戚夫人子趙王如意呂后不知所為張良曰顧上有所不能致四人令太子為書卑辭安車請以為客令上見之則一助也於是太子迎四人至上破黥布歸愈欲易太子及置酒太子侍四人者從上乃驚曰吾求公公逃避我今公何自從吾兒遊煩公幸卒調護太子竟不易太子者良本招此四人之力也良曰高祖愛趙王如意欲廢太子而立如意是時南山有四皓者四賢人高祖召之久不至後乃來與太子游太子入朝高祖而四皓為侍高祖遂以太子為賢而不廢也以不立趙王故云割肌膚之愛也舉韓信於行陣收陳平於亡命善曰

漢書曰蕭何薦韓信於漢王於是漢王齋戒設壇場拜信為大將軍又曰陳平亡楚來降漢王與語說之使驂乘監諸將　濟曰行陣謂軍旅之間也亡命謂自楚逃歸於高祖也　英雄陳力羣策畢舉此高祖之大畧所以成帝業也善曰莊子許由曰我為汝言其大畧廣雅曰畧法也若乃靈瑞符應又可畧聞矣初劉媪烏老妊而鴆高祖而夢與神遇震電晦冥有龍虵之怪善曰畧粗畧也漢書曰高祖母媪嘗息大澤之陂夢與神遇是時雷電晦冥父往視則見蛟龍據其上已而有娠遂產高祖說文曰妊孕也如蔭切　向曰劉媪謂高祖母初妊謂有娠也言高祖母初妊高祖夢與神合雷電晦暗父太公往視則蛟龍在於上遂生高祖及長而多靈有異於衆是以王武感物而折契呂公

覩形而進女善曰漢書曰高祖常從王媼武負貰酒時飲醉臥武負王媼見其上常有怪歲竟此兩家常折券棄債貰食夜切又曰呂公見高祖曰臣少好相人相人多矣無如季相臣有息女願為箕箒妾也翰曰高祖微時嘗從王媼武負二人賒酒既醉臥二人見其上有怪異此兩家遂毀契券不取其財也沛令客呂公見高祖奇皃乃妻以女即呂后也秦皇東游以厭其氣呂后望雲而知所五臣本作其處善曰漢書秦始皇帝曰東南有天子氣於是東遊以厭當之高祖隱於芒碭山澤間呂后與人俱求常得之高祖怪問呂后曰季所居上常有雲氣故從往常得季說文曰厭塞也於冉切良曰秦始皇帝曰東南有天子氣於是東遊以厭之高祖隱於芒碭山每獨游所至處常有雲氣呂后望雲乃知高祖在中輒求而得之始受命則白虵分西入關則五星聚善曰漢書

曰高祖夜徑澤中有大虵當徑高祖乃拔劒斬蛇後人來至蛇所有一老嫗夜哭曰吾子白帝子也化為蛇當道今者赤帝子斬之　銑曰分斷也高祖初入關五星聚於東井高祖受命之應也東井星名故淮陰留侯謂之天授非人力也善曰漢書韓信謂高祖曰且陛下天授非人力也又曰張良數以太公兵法說沛公沛公喜常用其策為他人言皆不省良曰沛公殆天授故遂從之　濟曰淮陰侯韓信留侯張良並言高祖得天之授也非人力之致也歷古今之得失驗行事之成敗稽帝王之世運考五者之所謂翰曰五者謂五行相承也取舍五臣本作捨不厭斯位符瑞不同五臣本作周斯度善曰韋昭曰厭合也一艷切　向曰厭合周備度數也而苟昧權利越次妄據外不量力內不知

命善曰左氏傳曰息侯伐鄭君子曰不量力論語孔子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則必喪保家之主失天年之壽善曰左氏傳曰趙孟過鄭印段賦蟋蟀趙孟曰保家之主也莊子弟子問於莊子曰山中之木以不材得終其天年也遇折足之凶伏斧鉞之誅銑曰折足之凶則上所述鼎折足也英雄誠知覺寤畏若禍戒超然遠覽淵然深識收陵嬰之明分絕信布之覬冀覦逾善曰左氏傳師服曰下無覬覦杜預曰下不敢望上位也說文曰覬幸也覦欲也距逐鹿之瞽古說審神器之有授貪不可冀無為二母之所笑則福祚流于子孫天祿其永終矣善曰韋昭曰幾望也今本作冀尚書曰四海困窮天祿永終翰曰英雄謂隗

置也言誠能知其天命覺寤人事畏如此斧鉞之禍以自警戒超然遠見淵然深識收王陵陳嬰之事以為明鑒之分絶韓信黥布之逆無為窺覦之心也距絶也逐鹿謂上述游說士所比也瞽說謂無知之說也神器帝位也貪不可冀謂勿貪帝位終不可冀望徒為二母所笑也二母則陵嬰母也

典論論文一首

魏文帝 向曰文帝典論二十篇兼論古者經典文事有此篇論文章之體也

文人相輕自古而然傅毅之於班固伯仲之間耳而固小之與弟超書曰武仲以能屬文為蘭臺令史下筆不能自休 善曰伯仲喻兄弟之次也言勝負在兄弟之間不甚相踰也范曄後漢書曰班超字仲升徐令

彪之少子也良曰伯仲言相次也銑曰小之謂以其為小才也超班超也武仲傅毅字也休息也言其文美不能自息也夫人善於自見而文非一體鮮能備善是以各以所長相輕所短濟曰言文人各自見所長輕人所短也里語曰家有弊帚享之千金斯不自見之患也善曰東觀漢記曰吳漢入蜀都縱兵大掠上詔讓漢曰城降孩兒老母萬數一旦放兵縱火聞之可為酸鼻家有弊帚享之千金禹宗室子孫故嘗更職何忍行此杜預左氏傳注曰享通也享或為享翰曰帚謂除地之帚也言家有弊破之帚自以為寶重者乃通比於千金此則不自見之甚患也今之文人魯國孔融文舉廣陵陳琳孔璋山陽王粲仲宣北海徐幹偉長陳留阮瑀元瑜汝南

應瑒德璉東平劉楨公幹斯七子者於學無所遺於辭無所假咸以自騁驥騄於千里仰齊足而並馳以此相服亦良難矣善曰呂氏春秋曰所為貴驥者為其一日千里也毛萇詩傳曰田獵齊足尚疾也良曰驥騄良馬也以比賢才之俊逸也蓋君子審己以度人故能免於斯累善曰呂氏春秋曰君子必審諸己然後任人楚辭曰羌內恕己以量人王逸曰量度也銑曰審己之才以度前人則無不相服之累也而作論文王粲長於辭賦徐幹時有齊氣然粲之匹也善曰言齊俗文體舒緩而徐幹亦有斯累漢書地理志曰故齊詩曰子之還兮遭我乎峱之間兮此亦其舒緩之體也翰曰齊俗文體舒緩言徐幹文章時有緩氣然亦是粲之儔也如

粲之初征登樓槐賦征思幹之元猿漏巵圓扇橘賦雖張蔡不過也然於他文未能稱是濟曰初征登樓槐賦征思猿漏巵圓扇橘並賦名也猿黑猿也漏巵酒器也言此諸文雖張衡蔡邕亦不過之如作諸文未勝於此者也稱勝也琳瑀之章表書記今之雋也向曰陳琳阮瑀也應瑒和而不壯劉楨壯而不密孔融體氣高妙有過人者然不能持論理不勝辭善曰漢書東方朔枚皐不長持論孔叢子平原君謂公孫龍曰公無復與孔子高辯事也其人理勝於辭公辭勝於理銑曰言文美理弱也至於雜以嘲戲及其所善揚班儔也良曰揚雄班固之儔也常人貴遠賤近向聲背實又患闇

於自見謂己為賢翰曰貴遠者謂其不分别文章傳聞遠者為善乃則貴之也向謂其聲譽而為美也夫文本同而末異蓋奏議宜雅書論宜理銘誄尚實詩賦欲麗向曰銘誄述人德行故不可虚也麗美也此四科不同故能之者偏也唯通才能備翰曰四科謂奏議書論銘誄詩賦也通才謂諸事皆能通備也其體文以氣為主氣之清濁有體不可力彊而致譬諸音樂曲度雖均節奏同檢善曰蒼頡篇曰檢法度也濟曰檢法也至於引氣不齊巧拙有素雖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善曰桓子新論曰惟人心之所獨曉父不能以禪子兄不能以教弟也良曰譬如簫管之類者言其用氣吹之各不同也素本也

言其巧妙者雖父兄親於子弟亦不能教而移之也蓋文章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年壽有時而盡榮樂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無窮向曰年壽有盡榮樂有時此二者必至之期是以古之作者寄身於翰墨見意於篇籍不善本無不假良史之辭不託飛馳之勢而聲名自傳於後銑曰飛馳言疾速也以喻鳥飛而馬走者言不假託此四物而聲名自至於遠也故西伯幽而演易周旦顯而制禮善曰司馬遷書曰西伯拘而演周易不以隱約而弗五臣本作不務不以康樂而加思善曰周易曰隱約者觀其不懾懼也濟曰隱約失志皃康安也加移也言文章之道不以通塞移思也

夫然則古人賤尺璧而重寸陰懼乎時之過已善曰淮南子曰聖人不貴尺之璧而重寸之陰時難得而易失孔叢子孔子曰不讀易則不知聖人之心必不使時過已也良曰已助句也而人多不彊力貧賤則懾五臣本作懼於饑寒富貴則五臣本無則流於逸樂善曰鄭玄禮記注曰懾恐懼也賈逵國語注曰流放也遂營目前之務而遺千載之功日月遊五臣本作逝於上體貌衰於下忽然與萬物遷化斯亦善本無亦志士之五臣本無之字大痛也善曰古詩曰奄忽隨物化榮名以為寶融等已逝唯幹著論成一家言翰曰融孔融也著論謂徐幹著中論二十篇

六代論一首 善曰論夏殷周秦漢魏也

曹元首 善曰魏氏春秋曰曹冏字元首少帝族祖也是時天子幼稚冏冀以此論感悟曹爽爽不能納為弘農太守少帝齊王芳也銑曰魏氏春秋云曹冏字元首少帝族祖也時屬天子幼稚遂著此論冀感悟曹爽也六代者夏殷周秦漢魏也

昔夏殷周之五臣本無之字歷世數十而秦二世而亡何則善曰紀年曰凡夏自禹以至于桀十七王殷自成湯滅夏以至于受二十九王大戴禮曰殷為天子二十餘世而周受之周為天子三十餘世而秦受之秦為天子二世而亡何殷周有道而長秦無道而暴也　良曰設疑問之辭也發後文也三代之君與天下共其民故天下同其憂濟曰三代

夏殷周也與天下共民者謂建立諸侯與之共理同有其利也故天下有難則諸侯同憂秦王獨制其民故傾危而莫救翰曰秦不封諸侯故莫有救者夫與人共其樂者人必憂其憂與人同其安者人必拯其危先王知獨治之不能久也故與人共治之善曰班固漢書贊曰孝宣帝稱曰與我共此者其唯良二千石乎知獨守之不能固也故與人共守之善曰班固漢書贊曰昔周盛則周名相其治致刑措衰則五伯扶其弱與共守之兼親疎而兩用參同異而並進向曰親疎者謂天子之宗屬親疎者異謂異姓也言並封為諸侯兼而用之合而進之共治天下也參合也是以輕重足以相鎮親疎足以相衛并兼路塞

逆節不生善曰賈誼過秦曰秦并兼諸侯山東二十郡漢書主父偃說上曰今以法割削諸侯則逆節萌起翰曰輕重謂大小之國也并兼路塞謂不相侵劫也逆節謂不遵王命也及其衰也桓文帥禮善曰齊桓晉文向曰及周室衰微有齊桓公晉文公帥禮以伐不義奉於周室也苞茅不貢齊師伐楚宋不城周晉戮其宰善曰左氏傳曰齊侯伐楚楚子使與師言曰不虞君之涉吾地何故管仲對曰爾貢苞茅不入王祭不共無以縮酒寡人是徵又曰晉魏舒合諸侯之大夫于翟泉將以城成周宋仲幾不受功曰滕薛郳吾役也為宋役亦職也二伯怒曰必以仲幾為戮乃執仲幾歸諸京師銑曰苞茅祭藉之草也楚人不貢苞茅不遵王命而齊桓公帥師伐之定王時晉帥諸侯築王城宋宰仲幾不受命晉文公戮之也王綱弛而復張諸侯傲而復肅良曰

弛廢也肅敬也言齊桓晉文匡輔王室使紀綱廢而更張諸侯傲叛復得敬懼也二霸之後寖五臣本作浸以陵遲善曰漢書曰二伯之後寖以陵遲濟曰二霸即桓文二君也言二君薨後復陵遲敗亂也吳楚憑江負固方城雖心希九鼎而畏迫宗姬善曰左氏傳屈完對齊侯曰楚國方城以為城漢水以為池又曰楚子觀兵于周疆問鼎之大小輕重焉王孫滿對曰周德雖衰天命未改鼎之輕重未可問也翰曰負恃也方城山名定王使王孫滿勞楚子楚子問鼎之大小輕重焉言其欲有篡周之心而猶畏懼同姓之國宗姬同姓國也姦情散於胷懷逆謀消於脣吻亡粉反向曰散消者懼同姓之國不敢為姦逆也斯豈非信重親戚任用賢能枝葉碩茂本根賴之與善曰班固漢書述曰公族蕃滋枝葉

碩茂銑曰碩大也言枝葉大茂能蔭本根故云賴也自此之後轉相攻伐吳并於越晉分為三魯滅於楚鄭兼於韓善曰史記曰越王勾踐自會稽歸拊循其士民伐吳大破之吳王自殺又曰魏武侯韓哀侯趙敬侯滅晉後而三分其地又曰楚考烈王伐滅魯又曰韓哀滅鄭并國良同善注其暨乎戰國諸姬微矣濟曰暨及也唯燕衛獨存然皆弱小善曰燕衛周同姓也西迫彊秦南畏齊楚救於滅亡匪遑相恤向曰言自救滅亡不暇相憂也至於王赧匿簡降為庶人猶枝幹相持得居虛位海內無主四十餘年善曰班固漢書贊曰暨于王赧降為庶人用天年終號位已絕於天下尚猶枝葉相持莫得居其虛位海內無主四十餘年銑曰王赧

謂周赧王也秦據勢勝之地騁五臣本作馳譎詐之術征伐關東蠶食九國善曰班固漢書贊曰秦據勢勝之地騁狙詐之兵蠶食山東一切取勝賈誼過秦曰九國之師遁逃而不敢進　良曰譎欺也蠶食者言如蠶之食葉漸至於盡也九國謂韓魏燕趙齊楚宋衛中山也至於五臣本作于始皇乃定天位曠日若彼用力若此善曰尚書曰天位艱哉班固漢書贊曰至始皇乃并天下以德若彼用力如此其艱難也　濟曰曠日謂積德而祚長也若彼謂周也用力若此謂秦也言秦雖欲彊取周室然為枝葉廣大難以為拔至始皇方定天位也豈非深根固蔕不拔之道乎易曰其亡其亡繫于苞桑周德其可謂當之矣善曰老子曰有國之母可以長久是謂深根固蔕長生久視之道班固漢書贊

曰所以親親賢賢褒表功德深根固本為不可拔者也周易否卦之辭也鄭玄曰苞植也否世之人不知聖人有命咸云其將亡矣其將亡矣而聖乃自繫於植桑不亡也王弼曰心存將危乃得固也　翰曰苞桑謂叢生之桑也謂根深而相連取其固也危亡者繫之於上取其難拔之義也言周之積德深遠有似於此者故云當也

秦觀周之弊將五臣本無將以為小弱善本作以弱見奪於是廢五等之爵立郡縣之官善曰班固漢書贊曰秦既稱帝患周之敗以為諸侯力爭四夷交侵以弱見奪於是削去五等史記李斯奏曰置諸侯不便始皇於是分天下以為三十六郡郡置守尉監也　向曰秦皇觀周所以為弊者乃以勢弱而諸侯奪其國也遂廢五等諸侯之爵置郡縣之吏也

棄禮樂之教任苛刻之政子弟無尺寸之封功臣無立錐

之土內無宗子以自毗輔外無諸侯以為藩衛善曰班固漢書贊曰秦竊自號謂皇帝而子弟為匹夫內亡骨肉本根之輔外亡尺土藩翼之衛莊子曰堯舜有天下子孫無置錐之地銑曰毗佐也仁心不加於親戚惠澤不流於枝葉良曰枝葉謂子弟也譬猶芟所咸刈股肱獨任胷腹浮舟江海捐弃楫櫂觀者為之寒心而始皇晏然自以為關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孫帝王萬世之業也豈不悖五臣本作勃哉善曰法言曰浩浩之海濟樓航之力也航人無楫如航何通俗文櫂謂楫也過秦曰天下已定始皇之心以為關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孫帝王萬世之業也濟曰芟刈猶以刀斷之也股肱手足也捐棄也金城者言其堅如金也勃逆也是

時淳于越諫曰臣聞殷周之王封子弟功臣千有餘歲五臣本作人今陛下君有海内而子弟為匹夫卒有田常六卿之臣而無輔弼何以相救事不師古而能長久者非所聞也善曰史記曰齊簡公立田常監止為左右相田氏殺監止簡公出奔田氏執簡公于徐州遂殺之又曰晉昭公卒六卿强公室卑六卿謂范氏中行氏智氏及趙韓魏也論語紇滑讖曰陳滅齊六卿分晉尚書曰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說攸聞　翰曰齊相田常殺簡公專政割齊安平以東為田氏封邑至常曾孫和遷康公於海濱康公卒呂氏因此絶祀晉昭公卒六卿專征盡滅晉族而分其地為十縣越言不封子弟終恐有此禍亂無人輔弼帝室何以救其敗亂也始皇聽李斯偏說而絀五臣本作黜

其義至於善本無於身死之日無所寄付委天下之重於凡夫之手託廢立之命於姧臣之口善曰史記曰始皇崩趙高乃與胡亥丞相李斯陰破去始皇所封書賜公子扶蘇者而更詐為丞相受始皇遺詔立子胡亥為太子更為書賜公子扶蘇死向曰黜退也言退淳于之義也銑曰始皇遺詔使太子扶蘇與喪會於咸陽趙高道矯詔賜太子死而立胡亥此謂託廢立之命於姧臣之口也託猶假也至令五臣本作命趙高之徒誅鋤宗室胡亥少習尅五臣本作刻薄之教長遵凶父之業不能改制易法寵任兄弟而乃師謨申商諮謀趙高自幽深宮委政讒賊善曰史記曰二世尊用趙高申法令乃行誅大臣及諸公子春秋合誠圖曰誅鋤民

害史記曰趙高故常教胡亥書及獄律令法事史記太史公曰商君其天資刻薄人也史記李斯上書二世曰能明申韓之術而脩商君之法法脩術明而天下亂者未之聞也應劭漢書注曰申不害韓昭侯相衛公孫鞅秦孝公相李奇曰法皆深刻無恩史記曰二世常居禁中與趙高決事事無大小輙決於高蒼頡篇曰委任之也 良曰申謂申不害商謂商鞅也皆專為刑法之術而二世復師謨其前法也自幽深宮謂為趙高所惑常居於宮中不親視事事皆決於高故云委政讒賊

身殘望夷求為黔首豈可得哉

善曰史記曰二世齋望夷宮欲祠涇使使責讓趙高以盜事高懼乃陰與其女壻咸陽令閻樂謀易上樂前即謂二世曰足下其自為計 二世曰願得妻子為黔首閻樂麾其兵進二世自殺也 濟曰時關東諸侯起兵爭欲亡秦趙高恐之二世不知二世以此責讓高高懼誅乃陰謀使咸陽令閻樂帥千餘人殺二世二世曰

乞為王樂不許又願與妻子為黔首終不許遂自殺於望夷宮也殘殺也遂乃郡國離心衆庶潰叛善曰尚書曰受有億兆夷人離心離德左氏傳曰人逃其上曰潰翰曰潰亂也勝廣唱之於前劉項斃之於後善曰史記曰吳廣為假王擊秦班固漢書贊曰秦竊自號謂皇帝而子弟為匹夫吳陳奮其白梃劉項隨而斃之向曰陳勝吳廣先舉兵叛秦其後高祖項羽起兵項羽殺秦王子嬰也向使始皇納淳于之策抑李斯之論割裂州國分王子弟銑曰裂分也封三代之後報功臣之勞良曰三代夏殷周也士有常君民有定主枝葉相扶首尾為用濟曰常君定主謂五等諸侯代代相繼也枝葉相扶則諸侯之於帝室也如木枝葉相扶持覆蔭也首尾為用謂首有難則尾救之

尾有禍則首救之　雖使子孫有失道之行時人無湯武之賢姦謀未發而身已屠戮何區區之陳項而復得措其手足哉翰曰言封子弟為諸侯縱使子孫失道人且無成湯武王之賢者雖姦雄有謀逆之事謀未發而身已殺戮矣何得有陳勝項羽復得置手足以為亂哉區區小皃　故漢祖奮三尺之劍驅烏集之衆善曰曾子曰烏合之衆初雖相歡後必相吐向曰烏集言如烏烏之集或聚或散也　五年之中而成帝業善曰漢書曰髙祖五年斬羽東城即皇帝位於汜水之陽　自開闢以來其興功立勲未有若漢祖之易者也夫伐深根者難為功摧枯朽者易為力理勢然也善曰班固漢書贊曰漢無尺土之階

繇一劒之任五載而成帝業書傳所未嘗有焉何則古代相革皆承聖王之烈今漢獨收孤秦之弊鐫金石者難為功摧枯朽者易為力其勢然也漢鑒秦之失封植子弟及諸呂擅權圖危劉氏善曰漢書曰太后崩上將軍呂祿相國呂產專兵秉政謀作亂賈逵國語注曰權秉即柄字也而天下所以不有能傾動百姓所以不易心者徒以諸侯彊大磐石膠固東牟朱虛授命於内齊代吴楚作衛於外故也善曰漢書宋昌曰高帝王子弟所謂磐石之宗也莊子曰待膠漆而固者是侵其德者也范曄後漢書曰鄭泰曰以膠固之衆當解合之勢漢書宋昌曰諸呂擅權專制太尉卒以滅之内有朱虛東牟之親外畏吴楚齊代之強又曰齊悼惠王肥高祖六年立又曰齊悼惠王子章高后封為朱虛侯章弟興

居為東牟侯（銑曰磐石大石膠固言堅固也東牟侯劉興居朱虛侯劉章與諸侯共誅諸呂延迎代王而立之是為文帝此則諸侯內外之勢彊盛故也）向使高祖踵亡秦之法（善曰王逸楚辭注曰踵繼也）忽先王之制則天下已傳非劉氏有也（良曰傳謂傳於他人）然高祖封建地過古制大者跨州兼域下者連城數十上下無別權侔京室故有吳楚七國之患（善曰班固漢書贊曰漢興懲戒亡秦孤立之敗於是封王子弟大者跨州兼郡小者連城數十宮室百官制同京師　濟曰跨帶也權侔京室謂權勢之盛同於天子也景帝時吳楚七國反謂吳王濞膠西王卬楚王代趙王遂濟南王辟光淄川王賢膠東王雄渠）賈誼曰諸侯彊盛長亂起姦夫欲天下之治

安莫若衆建諸侯而少其力翰曰言多立諸侯少封其地使其力少也令海内之勢若身之使臂臂之使指則下無背叛之心上無誅伐之事文帝不從善曰漢書賈誼上疏之文向曰不從賈誼計也至於孝景猥用鼂善本作朝錯之計削黜諸侯親者怨恨踈者震恐五臣本作怒吴楚唱謀五國從風兆發高祖釁成文景由寛之過制急之不漸故也善曰漢書曰朝錯數言吴過可削文帝寛不忍罰及景帝即位錯曰高帝初定天下諸子弱故大封同姓今吴謀作亂逆削之亦反不削亦反於是方議削吴吴王恐因欲發謀舉事諸侯既新削罰震恐多怨錯及吴先起兵膠西膠東淄川濟南楚趙亦皆反猥由也銑曰猥頓也削

黜謂削退其土　良曰吳楚先起謀反之意故云唱謀也言七國之反其萌兆發於高祖而瑕釁成於文景謂高祖封地廣文帝能漸削之是寛之過制也景帝黜削過急是不漸也所謂末大必折尾大難掉尾同於體猶或不從況乎非體之尾其可掉哉善曰左氏傳楚子問於申無宇曰國有大城何如對曰末大必折尾大不掉君所知也杜預曰折折其本也濟曰此諸侯地廣而彊帝室弱而見侵如末大根小必折也尾大身小難掉也且尾在於身者也欲掉之尚猶不從其心況諸侯彊盛且非已體之尾何掉哉謂難以禁止也武帝從主父之策下推恩之命五臣本作令自是之後齊分為七趙分為六淮南三割梁代五分善曰漢書主父偃說上曰今諸侯或連城數十願陛下令諸侯得推恩分子弟以地

侯之彼人人喜得所願上以德施實分其國必稍自銷
弱矣上從其計又班固賛曰武帝施主父之策下推恩
之令使諸侯得分戶邑以封子弟不行黜陟而國自折
自是齊分為七趙分為六梁分為五淮南分為三也
翰同善注割亦分也

遂以陵遲子孫微弱衣食租稅不豫政事

善曰班固漢書賛曰景帝遭七國之難抑損諸侯諸侯唯得
衣食租稅不與政事　向曰言分其土地遂至陵遲資
費薄故租稅不得輸於國家也
不豫猶不輸也政事謂國家也

或以酎金免削或以無後國除

善曰漢書曰列侯坐獻黃金酎祭宗廟不如法
奪爵者百六人漢儀注王子為侯侯歲以戶口
酎黃金於漢廟皇帝臨受獻金助祭大祀曰飲酎飲酎
受金小不如斤兩色惡者王削縣侯免國漢書曰趙哀
王福薨無子國除　銑曰酎酒也漢諸侯助祭飲酎獻
金金不如斤兩色惡者王則削縣侯則免國或以無後

嗣者除其國也至於成帝王氏擅朝良曰成帝舅王鳳為大將軍執政專擅帝命其兄弟七人皆封列侯劉向諫曰臣聞公族者國之枝葉枝葉落則本根無所庇蔭方今同姓疏五臣本作疎遠母黨專政排擯宗室孤弱公族非所以保守社稷安固國嗣也善曰漢書劉向上疏之文翰曰母黨即王氏也濟曰公族天子宗族兄弟也其言深切多所稱引成帝雖悲傷歎息而不能用善曰漢書曰成帝即位向數上疏言得失陳法戒書數十上以助觀覽補遺闕上雖不能盡用然嘉其言常嗟嘆之至乎五臣本作于向曰稱引謂稱古今之事哀平異姓秉權假周公之事而為田常之亂高拱而竊

天位一朝而臣四海漢宗室王侯解印釋綬貢奉社稷

猶懼不得為臣妾或乃為之符命頌莽恩德豈不哀哉

善曰班固漢書賛曰至哀平之際王莽知中外殫微因母后之權假伊周之稱詐謀既成遂據南面之尊漢諸侯王厥角稽首奉上璽韍唯恐在後或乃稱美頌德以求容媚豈不哀哉史記曰齊簡公立田常監止為左右相田氏殺監止簡公出奔田氏執簡公于徐州遂殺之漢書曰王莽廢漢藩王廣陵王嘉獻符命封扶策侯又曰部鄉侯閔以莽篡位獻神書言莽得封列侯部音吾

銑曰異姓謂王莽為相鴆殺平帝立中山王子嬰為少主自比周公攝政實為齊田常殺簡公之亂也高拱謂拱手而盜取天位一朝稱臣於莽解印釋綬謂奪其位也貢奉謂以漢社稷上歸於莽猶懼不得為臣妾者恐殺也廣陵王嘉獻莽符命封部鄉侯此皆懼誅所以

苟取免患而已豈不哀也由斯言之非宗子獨忠孝於惠文之間而叛善本作畔逆於哀平之際也徒以五臣本無以權輕勢弱不能有定爾良曰徒但也所以貢奉社稷於王莽者豈為叛逆乎但權勢輕弱不能定亂也賴光武皇帝挺不世之姿善曰杜篤論都賦曰于時聖帝無不世之姿　濟曰挺出也不世謂希世也資質也禽王莽於已成紹漢嗣於既絶翰曰成謂成逆篡也絶謂絶社稷也斯豈非宗子之力邪而曽不鑒秦之失策襲周之舊制踵亡國之法而僥倖無疆之期向曰言光武不封建子弟踵亡國之法而為僥倖無疆之期亡國謂秦也不封子弟欲居帝位傳於無窮者也則以謂無疆之期疆猶窮也至于桓

靈閣善本作奄豎執衡善曰范曄後漢書曰桓帝立曹騰以定策功遷大長秋又曰靈帝時大將軍竇武謀誅中官曹節矯詔誅武等鄭玄尚書注曰稱上曰衡朝無死難之臣外無同憂之國君孤立於上臣弄權於下善曰班固漢書序曰漢興懲戒亡秦孤立之敗本末不能相御身手不能相使由是天下鼎沸姦凶並爭善曰張超牋曰中外雲擾萬夫鼎沸銑曰本末謂君臣也御制也身手猶親戚也鼎沸謂亂也宗廟焚為灰燼亂肖宮室變為蓁士臻藪居九州之地而身無所五臣本無所安處悲夫善曰杜預左氏傳注曰燼火餘木也良曰謂董卓為逆焚洛陽宮室也蓁藪謂草木荒也魏太祖武皇帝躬聖明之資兼神武之略

善曰晉灼漢書注曰資材量也恥王綱之廢絕愍漢室之傾覆龍飛譙沛鳳翔兗豫善曰魏志曰太祖武皇帝沛國譙人為兗州牧後太祖遷都於許許屬豫州東京賦曰龍飛白水鳳翔參墟　濟曰譙沛地名兗豫二州名掃除凶逆翦滅鯨鯢善曰左氏傳曰楚子曰古者明王伐不敬取其鯨鯢而封以為大戮杜預曰鯨鯢大魚以喻不義之人也　翰曰鯨鯢大魚吞食小魚者以喻不義人也迎帝西京定都潁邑善曰魏志曰天子東遷敗於曹陽太祖乃遣曹洪將兵西迎天子還雒董昭勸太祖都許漢書潁川郡有許縣　向曰董卓遷獻帝於西京而曹公迎帝都於許昌然許昌屬潁也邑州通而言也德動天地義感人神漢氏奉天禪位大魏大魏之興于今二十有四年矣觀五代之存亡

而不用其長策覩前車之傾覆而不改其轍迹善曰晏子曰諺曰前車覆後車戒也　銑曰謂魏亦不封子弟也五代夏殷周秦漢也子弟王空虛之地君有不使之民宗室竄於閭閻不聞邦國之政良曰空虛謂有其封名寔無其地也有不使之民謂不使其理人也竄致也閭閻邑里之間也權均匹夫勢齊凡庶內無深根不拔之固外無磐石宗盟之助非所以安社稷為萬代五臣本作世之業也善曰左氏傳曰周之宗盟異姓為後　濟曰磐石大石也比之堅重不可轉易也宗盟謂同姓諸侯盟會者也且今之州牧郡守古之方伯諸侯皆跨有千里之土兼軍武之任或比國數人

或兄弟並據，而宗室子弟曾無一人間廁其間，與相維持，非所以彊幹弱枝、備萬一之慮也。善曰：班固漢書贊曰：徙吏二千石於諸陵，蓋亦強榦弱枝也。翰曰：廁，列也。維持，連接也。天子為榦，封諸侯為枝，所以備萬一危難之事，以相蔭庇也。

令之用賢，或超為名都之主，或為偏師之帥。向曰：名都之主，謂大州刺史也。偏師謂佐於大軍也。帥，將也。

而宗室有文者必限小縣之宰，有武者必置於五臣本無於百人之上。銑曰：言宗室文武位卑也。百人之上，百夫長也。

使夫廉高之士畢志於衡軛之內，才能之人恥與非類為伍，非所以勸進賢能、褒異宗族之禮也。善曰：衡軛，車之衡軛。

也言王者之御羣臣猶人之御牛馬故以衡軛喻馬畢志其内未得騁其足也　良曰衡謂車上横木軛格也君命任使也夫泉竭則流涸根朽則葉枯枝繁者蔭根條落者本孤濟曰此喻帝室微弱不封諸侯亦如泉竭根朽不得其所也故語曰百足之蟲至死不僵扶五臣本作仆之者衆也此言雖小可以譬大善曰魯連子曰百足之蟲至斷不蹶者持之者衆也司馬相如諫獵書曰此言雖小可以喻大　翰曰蟲所以喻帝室也足所以喻諸侯也且墉基不可倉卒而成威名不可一朝而立皆為之有漸建之有素善曰文子曰人主之有人猶城之有基木之有根根深即本固基厚即上安也　向曰墉城牆也建立素本也譬之種樹久則深固其根

本茂盛其枝葉若造次徙於山林之中植於宮闕之下雖壅之以黑墳暖之以春日猶不救於枯槁何暇繁育哉善曰尚書曰厥土黑墳孔安國曰色黑而墳起也銑曰黑墳肥土也言樹移於本必枯槁不暇繁育其枝葉也喻天子不封子弟是不優其本雖居尊重之位獨憂天下猶不救目前所見誰與言於久遠之計也夫樹猶親戚土猶士民建置不久則輕下慢上平居猶懼其離叛危急將如之何是以善本無以聖王安而不逸以慮危也存而設備以懼亡也翰曰逸樂也設備立諸侯也故疾風卒至而無摧拔之憂天下有變而無傾危之患矣

博弈論一首

善曰系本曰烏曹作博許慎說文曰博局戲也六箸十二棊也揚雄方言曰圍棊自關而東齊魯之間謂之奕

韋弘嗣 善曰吳志曰韋曜字弘嗣吳郡人為太子中庶子時蔡穎亦在東宮性好博奕太子和以為無益命曜論之後為中書僕射孫皓誅之裴松之曰曜本名昭史為晉諱改之也 翰曰吳志云韋曜少好學能屬文同善注奕者圍棊也

蓋聞 善本無聞 君子耻當年而功不立疾沒世而名不稱 善曰論語子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 故曰學如不及猶恐失之 善曰論語孔子之辭 向曰好學樂道如奔逐於物志恐不及者猶恐失之況於奔日乎 是以古之志士悼年

齒之流邁而懼名稱之不建五臣本作達也銑曰悼傷邁過也勉精厲操晨興夜寐不遑寧息經之以歲月累之以日力五臣本作經之以日力　良曰操志也日力謂以積日力也若甯越之勤董生之篤漸漬德義之淵棲遲道藝之域善曰呂氏春秋曰甯越中牟之鄙人也苦耕稼之勞謂其友曰何為而可以免此苦耕也其友曰莫如學學三十歲則可達矣甯越曰請以十五歲人將休吾將不休人將臥吾將不敢臥十五歲而周威王師之漢書曰董仲舒修春秋三年不窺園圃其精如此　濟曰甯越常苦耕稼之勞謂其友曰何以免此勞友曰莫如學學三十年可以達矣越曰他寢吾不寢他食吾不食積年十五以當三十年足矣後遂為周威王師董生董仲舒也下帷讀書三年不窺後園篤亦勤也漸漬猶浸潤也

棲遲謂優游也且以西伯之聖姬公之才猶有日昃待旦之勞善曰尚書周公曰文王自朝至於日中昃不遑暇食用咸和萬民孟子曰周公思兼三王其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夜以繼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翰曰西伯文王也姬公周公也文王自明至於日昃不遑暇食用修其德以安兆人周公亦夜待曙以憂政事也故能隆興周道垂名億載況在臣庶而可以已乎向曰十萬曰億載年也已止也言勤道之心不可止也歷觀古今功名之士皆有積累殊異之迹勞神苦體契闊勤思平居不惰五臣本作憜其業窮困不易其素銑曰素猶心也是以卜式立志於耕牧而黃霸受道於囹圄終有榮顯之福以成

不朽之名善曰漢書曰卜式河南人以田畜為事入山牧羊十餘年羊致千餘頭又曰黄霸字次公淮陽人遷丞相長史宣帝欲襃先帝夏侯勝曰武帝不宜為立廟樂勝坐非議詔書霸坐阿縱勝不舉劾皆下獄勝霸既久繫霸欲從勝受經勝辭以罪死霸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勝賢其言遂授之繫更再冬講論不怠良曰卜式以耕作牧羊為業後勤學累官榮貴黄霸以罪繫獄是時少府夏侯勝亦下獄霸願受經於勝乃授之霸後為丞相囹圄獄也故山甫勤於夙夜而五臣本無而字吳漢不離公門豈有游惰五臣本作墯哉善曰毛詩曰肅肅王命仲山甫將之夙夜匪懈以事一人東觀漢記曰吳漢字子顏南陽人鄧禹及諸將多薦舉者再三召見其後勤勤不離公門上亦以其南陽人漸親之

濟曰仲山甫周相也夙夜勤政以事一人吳漢後漢光武之臣常勤勤不離公門公門職事之府也今

世之人多不務經術好翫（五臣本作習）博弈廢事棄業忘寢與食窮日盡明繼以脂燭當其臨局交爭雌雄未決專精銳意神迷體倦人事曠而不脩賓旅闕而不接雖有太牢之饌韶夏之樂不暇存也（翰曰太牢之饌謂滋味也韶夏雅樂也不暇存者言不暇食而聽也）至或賭及衣物徙棊（五臣本作棋）易行（善曰埤蒼賭⿰貝烏也賭丁古切⿰貝烏記被切）廉恥之意弛而忿戾之色發（向曰棋子也弛廢也戾恨也）然其所志不出一枰（補萌切五臣本作抨）之上所務不過方罫（古買）之間（善曰方言曰投博謂之枰皮兵切桓譚新論曰俗有圍棊或言是兵法之類也及為之上者張置疏

遠多得道而為勝中者務相絶遮要以爭便利下者守邊趍作罫目生於小地猶薛公之言黥布反也上計取吳楚廣道者也中計塞城絶遮要爭利者也下計據長沙以臨越此守邊趍作罫者也更始帝將相不能防衛而令罫中死棊皆生　銑曰枰棊局線道也罫線之間方目也勝敵無封爵之賞獲地無兼土之實技非六藝用非經國立身者不階其術徵選者不由其道　善曰廣雅曰階因也良曰階上也徵選謂選賢良也　求之於善本無於戰陣則非孫吳之倫也　善曰劉向圍棊賦曰略觀圍棊法於用兵怯者無功貪者先亡漢書曰孫子兵法八十二篇吳起三十八篇　濟曰孫吳謂兵法也　考之於道藝則非孔氏之門也　翰曰孔氏孔子也　以變詐為務則非忠信之事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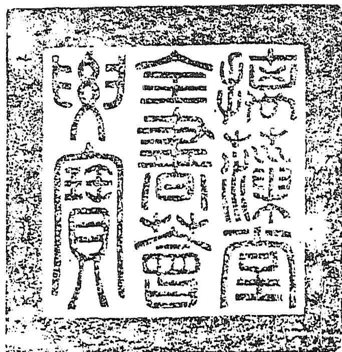
以劫殺為名則非仁者之意也善曰尹文子曰以智力求者喻如奕棋進退取與攻劫殺在我者也舍而空妨日廢業終無補益是何異設木而擊之置石而投之哉向曰擊木投石童子戲也且君子之居室也勤身以致養其在朝也竭命以納忠臨事且猶旰食而何暇五臣本無暇字博奕之足耽善曰左氏傳伍奢曰楚君大夫其旰食乎班固漢書述曰媢茲一人日旰忘食銑曰致養父母也良曰旰日晚也言勤於王事不暇早食也夫然故孝友之行立貞純之名彰善本作章也濟曰夫然猶如此也言能如此養於親納忠奉於君故得孝友之行立於世貞純之名彰著也方今大吳受命海內未平聖朝乾

乾務在得人善曰周易曰君子終日乾乾班固公孫弘贊曰漢之得人於茲為盛翰曰乾乾勤心也勇略之士則受熊虎之任儒雅之徒則處龍鳳之署善曰熊虎猛捷故以譬武龍鳳五彩故以喻文尚書曰如虎如貔如熊如羆于商郊蘇武荅李陵書曰其於學人皆如鳳如龍向曰熊虎喻猛也龍鳳喻文章也署謂文學之司也百行兼包五臣本作苞文武並騖善曰孝經鉤命決曰引興摘暴學管百行銑曰苞納也騖馳也博選良才旌簡髦俊設程試之科垂金爵之賞善曰賈逵國語注曰旌表也說文曰程品也廣雅曰科條也良曰程試謂呈其才者必見試用也金爵謂金印紫綬以封人爵也誠千載之嘉會百世之良遇也五臣本無也字善曰桓子新論曰夫聖人乃千載一出周易曰

亭者嘉之會也當世之士宜勉思至道愛功惜力以佐明時善曰廣雅曰惜愛也使名書史籍勲在盟府乃五臣本無乃字君子之上務當今之先急也五臣本無也字善曰左氏傳宫之奇曰虢叔為文王卿士勲在王室藏於盟府濟曰勲功也盟府謂掌諸侯誓盟之官也夫一木之五臣本無之字枰五臣本作抨孰與方國之封枯棊五臣本作棋三百孰與萬人之將善曰邯鄲淳藝經曰棊局從横各十七道合二百八十九道白黑棊子各一百五十枚翰曰方國之封謂一國之界枯棋棋子也衮龍之服金石之樂足以兼棋局而貿博奕矣善曰周禮曰三公自衮冕而下鄭玄曰衮龍九章衣也東都賦曰修衮龍之法服左氏傳曰晉侯以樂之半賜魏絳始有

金石之樂廣雅曰貿易之也 向曰衮龍諸侯服飾也金石樂也兼并貿易也假令世士移博奕之力用之於詩書是有顔閔之志也銑曰顔回閔子騫有德行好學用之於智計是有良平之思也良曰張良陳平有計策也用之於資貨是有猗頓之富也善曰孔叢子曰猗頓魯之窮士也耕則常飢桑則常寒聞朱公富往而問焉公告之曰子欲速富當畜五牸乃適河東大畜牛羊于猗氏之南其滋息不可計以興富猗氏故曰猗頓也 濟曰猗頓巨富人也言用以求資貨則富也用之於射御是有將帥之備也如此則功名立而鄙賤遠矣

文選卷五十二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中書臣張塤

謄録監生臣鄧肇槐